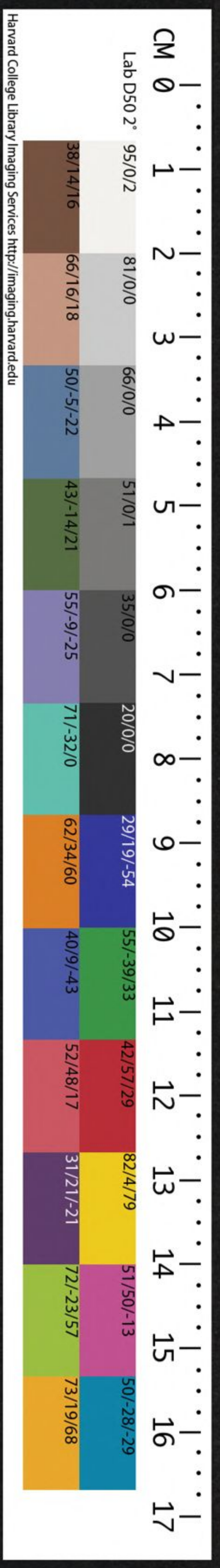


T 2259.7/4844(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8 1939



續表忠記



二集詞出

寄園藏板

續表忠記叙

自古忠臣義士原與日星河嶽相照
垂非得大筆如馬班鉅子未易傳
述其枚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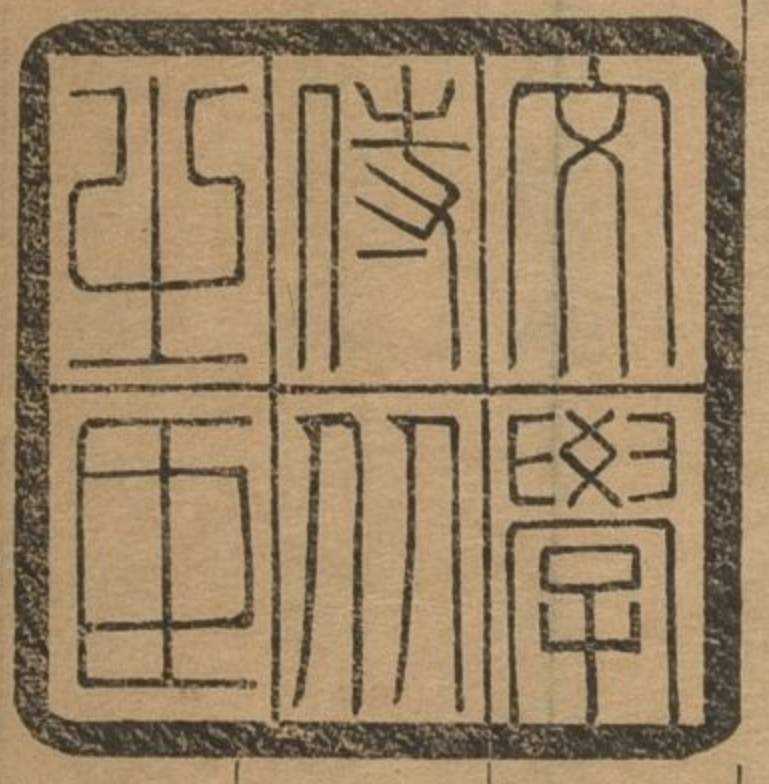
公翁廬夫子秉性忠孝又抗愾多氣
節是以通籍未幾急流勇退乃以杜門
之次有懷先烈夢生年所聞見加以
頻年游宦往來三途所考索輯前

朝忠蓋表其事而記述之今者千光
以忠孝之性而年之以馬班之筆其
文之所傳也夫忠蓋在天精爽莫莫
下若若萬情愴不可名狀而其鬚眉
並則往之見之想像之間夫子以精爽
相迪舉其旦明而畫繪之面目神賜
澀之如睹若人所云善弘也血文山顯氣
清也足年見惜予方石之藉未能舉

之文而布之史館間也雖如河海之
亘古不易柱石有人之為砥柱而能
遺者豈鮮遺已

康熙乙亥仲冬月蕭山門人毛奇齡謹

抄寫書



序

談常山之忠節尚豎鬚眉讀厓海之詩歌且揮涕淚
 唯地下之精英不死貫星斗以爭光斯篋中之姓字
 常新走風雷而未散何況丹心碧血照耀塵寰白骨
 青燐蒼涼宇宙父老之眼觀鑿鑿子孫之口述津津
 有如續表忠記者哉嗟鍾山之氣盡歎燕市之塵汚
 地坼天傾攘臂猶爭門戶日煎月削袖手而棄山河
 始也寵宦寺之金貂禍生張讓既也碎封疆於銅馬
 慘甚黃巢一時殉難忠臣含冤義士或則骸裹血衣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國圖藏書印

或則屍橫馬革或仰天路絕痛酷吏之覆盆或挽日
戈殘冒兇徒之白刃或死甘閉口尚指腹內文章或
鬼號斷頭猶舞手中旌節或攀龍髯而莫逮七尺捐
生或履虎尾以爭先全家致命以及絃驚鴻雁殞百
戰之弟兄縲結鴛鴦作九原之夫婦歷觀麥秀黍離
之代無茲英魂毅魄之多雖勝國激勸深恩已經贈
卹卽

本朝寬仁大典業荷褒揚但井底殘函金匱豈能徧載
而塚中斷竹石渠未必全收留眼睫之烟雲窮胚胎

於星宿當此五十年之近不求聞見之真茲從千百
世而遙誰辨是非之確上扶元氣下振頽風此漸岸
先生旣蒐羅乎陳簡而黔江大令爰彙輯爲新書始
自東林惠水之英迄於北闕煤山之烈忠堪表也何
妨接遜國之幽芳紀可續乎不徒作傳家之至寶鳴
呼燈前夜雨把一卷而神飛紙上陰風聽三更之鬼
哭珠殘玉碎不急收於帷蓋滕囊物換星移必漸消
於寒烟劫火杜鵑有血啼恨何窮精衛無靈填冤不
滿慰精忠於千載端賴文人留浩氣於三光允勦正

史新安後學汪灝紫滄拜序



續表忠記目錄

卷一

顧端文公 憲成 傳

趙忠毅公 南星 傳

鄒忠介公 元標 傳

馮恭定公 從吾 傳

杜壯武公 松 劉忠烈公 鉦 合傳

潘節愍公 宗顏 傳

張忠烈公 銓 何忠愍公 廷魁 崔大理公 儒秀 合



傳

高忠節公 邦佐 傳

張烈愍公 振德 傳

貴撫王公 三善 傳

總督朱公 燮元 傳

卷二

熊襄愍公 廷弼 傳

葉文忠公 向高 傳

劉文端公 一燦 傳

大學士韓公 熿 傳

楊忠烈公 漣 傳

左忠毅公 光斗 傳

魏忠節公 大中 傳

周忠毅公 朝瑞 袁忠愍公 化中 合傳

顧裕愍公 大章 傳

吳氏雙忠 御史裕中中書懷賢 合傳

萬忠貞公 璟 丁學士公 乾學 夏太常公 嘉遇 劉

太僕公 鐸 合傳

總督何公 士晉 傳

巡撫方公 震孺 傳

孝子魏公 學泚 傳

卷三

高忠憲公 攀龍 傳

周忠介公 順昌 傳

周忠毅公 宗建 傳

周忠惠公 起元 傳

繆文貞公 昌期 傳

黃忠端公 尊素 傳

李忠毅公 應昇 傳

滿武愍公 桂 傳

侍郎劉公 之綸 傳

張莊節公 可大 傳

徐忠烈公 從治 傳

郡守朱公 萬年 傳

行取知縣張公 瑤 傳

副使洪公 雲蒸 傳

澤遼二州和平二縣諸忠合傳

陸忠烈公夢龍傳

隆德令費公彦芳傳

陝西八忠合傳

夔州府同知何公承光傳

卷四

曹氏三忠文詔文燿燮蛟合傳

李進士中正馬布衣足輕合傳

穎州諸忠合傳

穎州雙義劉廷傳廷石合傳

張大同殷淵二公子合傳

萬孝子元亨傳

御史馬公如蛟知州黎公弘業合傳

鹿忠節公善繼傳

隨州知州王燾徐世淳兩公合傳

援皖諸忠合傳

孫文忠公承宗傳

盧忠烈公象昇傳

老將張令女將秦良玉合傳

穀城令阮公之鈿房縣令郝公景春合傳

商城諸忠合傳

郡守傅公梅傳

卷五

呂忠節公維祺傳

洛陽諸忠合傳

汝州諸忠合傳

邾令李公貞佐署尉事顧公王家合傳

南陽諸忠合傳

副使張公克儉推官鄭公日廣合傳

尚書周公士樸傳

商丘四忠合傳

大梁客阮先生漢聞傳

傅忠壯公宗龍傳

秦督汪公喬年傳

郡守顏公孕紹傳

鍾祥令蕭公漢傳

河撫王公漢傳

蔡忠烈公道憲傳

郡守李公振珽傳

劉氏三忠熙祚永祚綿祚合傳

卷六

賀文忠公逢聖傳

武昌諸忠合傳

廬州府別駕趙公興基參軍鄭公元綬合傳

豫撫高公名衡傳

總督孫公傳庭傳

陝西西安諸忠合傳

西安縉紳焦南二氏合傳

僉事王公徵傳

陝西三邊諸忠合傳

鄆陵令劉公振之傳

太原諸忠合傳

巡撫蔡忠襄公懋德衛忠毅公景瑗朱忠壯公

之馮徐公標合傳

周忠武公 遇吉 傳

卷七

范文烈公 景文 傳

成介愍公 德 傳

金忠潔公 鉉 傳

馬文忠公 世奇 傳

王節愍公 章 傳

汪文毅公 偉 傳

許忠愍公 直 傳

倪文貞公 元璐 傳

凌忠介公 義渠 傳

施忠愍公 邦曜 傳

周文忠公 鳳翔 傳

陳恭潔公 良謨 傳

吳貞肅公 麟徵 傳

劉文烈公 理順 傳

孟忠貞公 兆祥 節愍公 章明 合傳

王忠端公 家彥 傳

卷八

李忠肅公

邦華

傳

吳莊介公

甘來

傳

申節愍公

佳孕

陳恭節公

純德

合傳

劉忠壯公

文炳

鞏貞毅公

永固

合傳

御史金公

毓峒

傳

郡守何公

復

郡司馬邵公

宗元

合傳

張氏五忠合傳

孝廉劉公

會昌

傳

御史王公

與肩

傳

長洲許秀才

琰

傳

蜀撫陳公

士奇

傳

成都劉御史

之勃

劉推官

士斗

合傳

兩川死節文武官紳合傳

成都諸忠合傳

川西道張公

繼孟

傳

巡撫高公

斗樞

傳

續表忠記卷之一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宜彙輯

顧端文公傳

附弟禮部郎允成內閣王家屏又客氏魏忠賢崔呈秀始末

有明萬曆間黨部之目起是時顧憲成與郭正域講學於京師之演象所閣臣申時行亦與其會繼而憲成歸與高攀龍錢一本及其弟允成會講於無錫東林書院蓋卽楊龜山祠堂舊址而修復之者一時名流共趨之四明沈一貫爲首輔當初登翰苑時不肯

續表忠記 卷之一
曲附江陵屢被摧挫以志節稱及宅台揆懲江陵之失務遠權勢杜苞苴以清慎自守因議處楚宗與正域語不協正域方典秩宗持其說堅不移值妖書事起語連宮禁及國本人情洵洵四明心疑出於正域而并與憲成忤臺省中羽翼四明者勢張甚於是各從其類而畛別塗岐此東林浙黨所由始也衍東林之緒者爲鄒元標馮從吾趙南星孫丕揚再傳爲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又傳爲文震孟姚希孟馬世奇倪元璐黃道周劉宗周諸君子皆與東林相終

始者也若浙黨之流變自山陰而後又有宣黨崑黨之目皆脫胎於浙黨者再變爲魏黨與東林讐更甚他若齊黨越黨楚黨又皆從魏黨中蝟爲旁門矣魏黨極而烏程韓城遙接四明之衣鉢江左興而貴陽懷寧仍鼓逆奄之濁波皆始終與東林爲仇是則甘禍人國而不之恤者也東林之中亦多敗類初則李三才以豪侈招尤攻東林者指爲戎首後若假箕仙而杖母倚貪相而賈權或率先投闖而修表勸進或清宮輸欵而蒙面黃屏彼猖末路漸滅名教者亦不

續表忠記
可勝紀然溯諸創始之日領袖東林者寧得謂非君子哉故續表忠記而首顧端文憲成以明君子小人消長之幾爲一代理亂興亡所繫使後之論世者知所裁焉憲成字叔時號涇陽無錫人幼端敏聽塾師講養心章請曰愚謂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百物退聽矣里中目爲神童由鄉舉第一成進士授戶曹江陵病傾國禱羣望憲成拒不與同官代署名馳往削去其剛介如此調吏部丁亥大計糾工部尚書何某語侵內閣落職判桂陽州稍遷處

州泉州司理壬辰大計清廉第一仍入吏部銓曹地望清華一遭譴謫不能再踐獨憲成出而復入無敢訾議者以輿論素孚而亦未嘗俛得之也三王議並封憲成爲四司倡力爭疏言祖訓東宮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貽書責輔臣輔臣自劾三誤議遂寢癸巳佐冢宰趙南星司計盡黜要人子弟姻婭衆大譁而門牆高峻無可指摘於是借淮撫以傾之淮撫李三才字道甫臨潼人年少早貴與南樂魏允貞允貞兄允中弟允孚皆舉進士稱三魏允中與同年顧憲成劉應蘭俱鄉試第一稱庚辰三解元皆不附江陵者

長垣李化龍以名世相期允貞為吏部郎抗論政府不當蹈江陵轍以甲第私其子得旨切責左官三才方在戶曹疏救亦謫外自此得時譽歷山左藩臬大盜巨猾剪刈無孑遺民歌思之再遷漕督撫淮十年奄寺方出筦礦稅陳奉在淮尤無狀三才獨能捕其爪牙悉心力相搢拄明神宗卒用其言撤奉又疏言朝鮮不必加兵各省稅璫皆當亟罷時論偉之第有才而無守多取多予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又挾縱橫術好與異己者為難一日憲成過淮上三才設飯

常蔬三四而已詰朝百味具陳訝而詢之曰昨偶乏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因此不疑其侈而為之延譽

糾三才者乘間中之三才盛氣辯憲成又力為洗雪

羣小借以玷東林而元黃日起矣後東事亟經畧乏人中朝復思李之

才畧以戶部尚書起用未上而卒甲午領選汲引才望非執政意執

政欲用其私人復尼之又貽書首揆言近日輔臣以

摸稜為工遂致賢否混淆引張禹胡廣為戒有執政

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

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由此

滋不合適起閣臣王家屏中蜚語上怒削籍歸後起南光祿卿不出而卒憲成前後宦績皆在吏部惟孜孜人才以澄清爲已任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皆國本重計社稷遠猷至其學高邑爲神道碑吉水爲墓誌錫山爲行狀甚詳大旨祇二語曰本體惟性善二字工夫只小心二字心不踰矩孔子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子之小心也而其嚴辨者則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而已又言辯四字於告子易辯四字於佛氏難辯四字於佛氏猶易辯四字於姚江更難於佛氏難辯四字於佛氏猶易辯四字於姚江更難

以告子見性粗而佛氏見性微也佛氏自立空宗猶顯而易明吾儒則陰壞實教更隱而難別也又言中庸云道不可離是人真念頭上一點過不去的所在若○在○事○上○背○理○而○不○安○則○應○用○有○時○於○須○臬○之○義○尚○疎○若○在○心○上○違○仁○而○不○安○則○體○道○無○間○於○須○臬○之○義○爲○尤○密○耳○逆○璫○時○追○削○原○官○崇○禎○改○元○贈○吏○部○侍○郎○謚○端○文○弟○允○成○字○季○時○號○涇○凡○癸○未○進○士○對○策○及○宮○闈○國○本○甚○切○直○執○政○不○敢○進○呈○置○三○甲○南○總○憲○海○瑞○爲○貪○婪○御○史○所○污○允○成○與○同○榜○進○士○彭○遵○古○諸○壽○賢

合疏攻其欺罔旋授禮曹與郎中于孔兼等爭三王
 不應並封再具疏請冊立與同官岳元聲詰輔臣於
 朝房又與通政使魏允貞禮部郎陳泰來爭考功郎
 趙南星不應去位與允貞等俱謫外允成得光州判
 竟不起允成生平深惡鄉愿而以狂狷自處曰今日
 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疾革語諸子曰吾第凝神定
 慮俟吾天機若攬入他念便屬暴棄我為身計則身
 非我有若為子孫計則人一乾坤於我又何與耶憲
 成兄弟皆卒於萬曆時故不與奄難而東林之名實

由○憲○成○起○故○羣○目○為○黨○魁○而○黨○禍○亦○竟○與○有○明○之○國○
 運○相○終○始○

林時對曰王相國家屏號對南山山西人與歸德沈
 文端鯉素負直聲四明謂其凜凜有朔氣大不合
 當國本論起時惟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會禮
 科李獻可疏請豫教削籍家屏封還御批上怒給
 事鍾羽正等申救蒙譴家屏三疏乞休許之歸德
 亦拂衣去後因會推閣臣有不拘資格之旨遂以
 家屏等名上得嚴旨冢宰陳有年爭之謂家屏為
 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乞休去家
 屏卒不用選郎顧憲成論救亦削籍論者謂王沈
 二公雖入綸扉而有志未伸人咸惜之
 趙吉士曰明亡於闖獻而實兆禍於朋黨蓋本根
 先撥而後枝葉隨之也若涇凡之惡鄉愿固已嚴
 其辨而有味乎言之矣
 附記 魏忠賢者原名李進忠河間肅寧人父曰

魏志敏母劉氏娶妻馮氏生一女嫁楊六奇少孤
 貧好酒色能右手執弓左手擊絃射多奇中目不
 知書而猜狠自用惟以賭博為事人以傻子目之
 久而落魄遂自宮將妻改適萬曆十七年選入隸
 司禮監孫暹名下派與御馬監劉吉祥照管復本
 姓後改名忠賢中官舊例本官者視甲科之大主
 考照管老叔者視房考皆如師生亦若父子然其
 曰同官者猶之同門也孫暹名下又有徐應元與
 賢為同年而神宗時四川稅監丘乘雲乃暹之掌
 家又徐貴者亦暹之名下於賢為前輩乃乘雲在
 京之掌家也賢因貧困詣乘雲任希乞餘潤徐貴
 早悉數其無賴狀於乘雲賢不之知也丘一見大
 怒鎖賢空室中絕飲食者三日意欲斃之僧秋月
 力為解釋丘僅給路費十金遣之歸僧為致書所
 善內官馬謙囑其厚遇賢馬謙方為總理其鄭貴
 妃名下林廷宦女謙之所侍如古所稱對食者方
 用事凡賢困乏謙每資之適天啓生母才人王氏
 後封孝和皇后者缺人辦膳賢資緣承應其引進

者魏朝則王太監安之名下也朝初與天啓乳媪
 定興縣民侯二妻客氏通賢亦乘間暗通客氏客
 氏厭朝而意向於賢天啓即位數月兩人爭擁客
 氏醉罵喧呶漏將兩夜直達御前天啓問曰客奶
 你要隨那個我為汝主張客氏既心向逆賢王太
 監安亦惡其名下人穢行敗露遂批魏朝頰勒令
 朝告病離御前逆賢始得專客氏天啓惟二人言
 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矣司禮監掌印王體乾
 實黨逆之元兇秉筆李永貞李朝欽復羽翼之凡
 文武糾劾忠賢者共七十餘疏槩置不報逆賢從
 此放手為惡南昌蒲州去而崑山南樂進崔呈秀
 首贊奄幕廷臣又有五虎之黨惡厥衛更有五彪
 之助逆南樂取縉紳便覽一部以已意標識不附
 奄極重者三點次則二點一點葉向高韓爌等共
 六七十員其附奄者三圈二圈一圈阮大鍼又進
 點將錄倣水滸演義羅織天罡地煞一百八人崔
 呈秀進天鑿錄李某進同志錄凡遇陞遷查錄中
 有名者即行罷黜其大僚削奪則傳特旨行之或

令逆黨具疏糾叅正人君子盡納鉗網中無一或遺者因而緹騎四出人皆重足初尚疑皇上何以知某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熊廷弼之姻家某係劉鐸之宗族久之逆賢與奄黨公然指出某錄有名毫不之諱也七年八月廿二日天啓崩信王於廿四日登極逆賢猶掌司禮監御史楊維垣於十月十七日首叅崔呈秀阿媚厥臣以嘗上意賈繼春繼之亦彈射呈秀然猶未敢指及忠賢也十月二十三日兵曹陸澄源二十五日武選錢元愨二十六日御史吳尚默皆直攻忠賢而嘉興貢生錢嘉徵且開列惡款上命內臣朗誦諸疏令忠賢跪而聽之震懼失魄竟不能出一語伏地哀泣而已准予告病十一月初二日降淨軍發鳳陽初六日行至阜城縣夜半與其名下心腹李朝欽同縊於南關旅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御史卓邁奉旨凌遲逆屍梟示河間府之西門客氏九月初三日奏歸私第五鼓宮門開衰服赴仁智殿天啓梓宮前出一小函將天啓胎髮瘡痂及累年剃髮落齒

焚化痛哭而出十一月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差乾清宮管事趙本政笞死發淨樂堂焚屍揚灰人心始快忠賢死時年六十歲客氏四十八歲先是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歌於市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先兆云天啓時有貼匿名於宮門列奄罪狀并其黨七十餘人奄怒疑出皇后父張國紀并被逐諸人所爲奄黨欲因此興大獄盡殺門戶諸臣借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先訛言后非國紀女乃盜犯孫二所生爲國紀乞養者又募朝臣能叅國紀卽優擢操江以酬之奄黨構成疏稿屬一御史上之御史故雖投奄門下慮日後禍必烈又不敢忤奄意遶廳事走履聲橐橐莫知所出天曙乃得脫卸計貽一曹郎曹郎成進士時暮矣浮沉郎署聞操江可立致熱中甚罔罔應之疏上得嚴旨國紀住俸回籍而上待中宮意終不移張皇后又賢明憤忠賢亂政多所規諷一日帝幸后宮見儿上書一卷問何書對曰此趙高傳也上默然

奄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於便殿後上御殿搜得之懷中挾刃帝大驚送厥衛拷問忠賢將誣國紀行刺謀立信王為株連計奄王體乾曰主上凡事憤憤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噍類矣忠賢懼乃殺之以滅口然天啓亦竟忘之不再問也奄黨頌忠賢功德如醉如狂豐城侯李其請封魏上公為王監生陸萬齡請祠忠賢於國學李映日頌忠賢為周公輔成王宗伯某頌厥臣功德與皇帝並稱而不名尚書周其連上三十九疏請益封忠賢子姪為公侯伯尚書郭其連上四十疏請給庄田祿米尚書薛其連上四十七疏請給第宅鐵券臺省中或呼忠賢為九千歲或頌上公間出名世或頌上公帝簡篤生或稱元老應運肇興奄竟處之恬然不以為怪及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上始暴其惡而忠烈旋罹慘禍繼之者俱斃詔獄崇禎改元忠賢正法醜類芟除其曹郎以叅國紀躡京堂者為詞臣倪元璐所糾法司引子罵父母律斬而世界始清

崔呈秀薊州人由進士以御史視鹺維揚穢甚回道考核高攀龍糾其贓濫已問擬遣戍遂投奄幕事奄曲謹如父奄亦竟以兒子畜之相得甚懽驟躡工部侍郎督三殿大工奄每至工所必向殿隅屏人密語移時乃去奄性甚猜忌呈身門下者多致隙末獨呈秀始終無間恒云崔家疼我惟其言是聽旋晉兵部尚書弟凝秀開府東南為全浙總兵官子崔鐸場中文僅三篇半已經粘出旋復中武呈秀初與三河縣娼妓蕭靈犀昵納為小妻寵冠後房濫厠其兄蕭惟中為密雲兵道中軍都司呈秀母死竟以殿工奪情覲顏朝列及崇禎改元奄黨自先反噬不敢竟劾忠賢姑借呈秀發難呈秀自知不為朝野所容乃疏請終制竄伏於家聞忠賢敗逆料必及於禍中夜盡出其寶玉盃竿與靈犀痛飲每飲一盃輒擲碎之漏盡與靈犀同縊後奉旨剖棺戮屍凝秀革職問遣崔鐸夙慙駭覆試日若褫其魄者竟不能成一字與蕭惟中同麗刑書伏其辜呈秀死時年五十五歲

盧宜跋點將錄曰宜嘗讀倪文正公元璐所題元祐黨碑而慨然三歎也文正之言曰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復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而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今觀阮大鍼所撰點將錄一百八人自葉公向高而下錚錚在人齒頰間者亦不過數十公餘不槩見聲績今皆指而信之曰此君子也甚有人品不純臣節不終者彼時亦得竊附於君子之林豈非此錄有以成之哉故表而出之使人知明之天啓猶是宋之崇寧皆所以種亡國之禍而宋則授權於奸相明竟操割於腐尹爲江河日下耳他若天鑒錄同志錄選佛錄姓名大約相同奄黨有正氣錄乃其自名者亦一百零八人皆在崇禎所定逆案之內又逆案以七等定罪自客魏而下凡奄寺逆孽以及文武各官

共二百五十八人今皆置而不錄亦包荒之意也董劍鏢曰阮大鍼初負風雅名而喪心病狂誣織善類乃至於此鏢以乙酉春在鍾陵見其上戎政尚書任勢張甚短髯且種種矣至馬士英退朝出西華門則黝然一於思也及左良玉討君側之奸黃澍檄大布馬阮但知聚兵力以防上游而明社屋矣

趙忠毅公傳

銓○曹○為○集○羶○之○地○亦○為○叢○鏑○之○區○以○百○煉○而○化○繞○指○
 者○往○往○然○矣○若○四○操○其○柄○始○終○以○公○忠○體○國○乃○卒○投○
 荒○而○死○論○古○至○趙○忠○毅○南○星○不○禁○慨○然○於○主○聽○之○不○
 聰○而○正○人○君○子○之○必○不○容○於○羣○小○也○南○星○字○夢○白○隆○
 慶○庚○午○井○陘○令○鍾○遐○齡○在○闈○中○夢○大○鶴○蔽○空○垂○翼○而○
 至○旋○得○南○星○卷○甚○奇○之○榜○發○語○南○星○期○之○甚○厚○因○字○
 儕○鶴○本○貫○真○定○高○邑○人○甲○戌○成○進○士○初○理○汝○寧○理○署○
 固○豪○猾○窟○胥○史○磨○牙○搖○毒○噬○螫○所○轄○官○吏○恒○縮○氣○不○

敢息南星廉得其狀悉屏之。所抨擊皆神明獨運。柄不旁落。郡以大治擢戶曹。江陵病朝士徧走羣望。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二三同志戒勿往。爲紀事詩曰：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年。傳播人口，以清望轉吏部。具剖露良心，疏規切時政，再引疾，一丁艱，入吏部者。凡四。陸莊簡光祖將去位，特疏起之。且貽書敦趣。復任考功。癸巳大計，佐孫太宰，鑰激揚不少。借每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蟲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援筆註考嚴於要津，而恕於散秩。遇權勢姓名當斥者，輒奮

乙之三政府各有所庇，皆不免。以此見忤嗾科臣，詆之。李總憲世達言鑰之甥，星之姻家，亦在黜中。人情咸服。二臣實無他不聽，落籍歸田。幾三十年，鍵戶著書，布衣蔬食，怡然自得也。天啓初起，列卿大理卿周某知其柄用，郊迎結歡，益鄙之。歎曰：吾入山三十年，不意士風至此。尋總西臺，癸亥內計去。癸巳五察矣。計典混淆愈甚，南星作四凶議，與張冢宰問達獎鯁，直削邪佞。一與癸巳等羣小滋不悅。尋代張爲冢宰，益以澄清爲任。謂長安交際殷繁，士大夫朝氣皆疲。

於應酬亭午入署已憊憊不支請以全力盡職業率
子部大夫昧爽而入著爲令甲自神廟靜攝以來銓
政日弛候選者有坐缺討缺壓選挖選之弊四司官
陞轉請告皆引下首自代有頂首之謠徑竇旁岐怨
詢○全○集○南○星○具○再○剖○良○心○疏○且○云○小○民○皆○在○水○火○之
中○而○可○以○救○民○者○莫○過○於○巡○撫○其○次○則○知○府○最○急○知
府賢則州縣不敢害民而坊之又必自懲貪始嗣後
穢跡昭彰者撫按具奏追贓正法貪風漸息則仕路
自清又上嚴杜干進疏謂面皮世界書帕長安士風

如此公道泯沒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
名之吏何異適足敗其生平而無補於國家請飭諸
司毋循請託嚴杜苞苴於是以前高攀龍爲總憲楊漣
左光斗副之魏大中長吏垣袁化中掌河南道鄒維
璉司文選皆南星所茹而進之者羣小側目愈甚時
天啓以冲齡踐祚喜馳馬演武劇且酷好營造手操
斤斧不輟逆奄凡有啓奏必乘其解衣磅礴時俱漫
無可否而太阿在奄握矣先是奄知南星爲海內第
一流欲收人望囑其甥傅應星介其中翰贄於南星

揮之不答又每於公所見奄必正言是規奄久銜恨
政府附奄同譜內外交煽其父允貞與南星舊好稱
通家子薄其行不之禮嘗語人曰魏見泉無子入閣
後走謁南星三及門矣聞者勿爲通怒曰擯我耶人
可擯宰相不可擯也遂索原刺以歸恨彌甚及副憲
楊漣劾奄二十四罪總憲高攀龍劾崔呈秀貪污南
星爲攀龍會試舉主羣小遂指南星爲黨魁且謂不
去南星害必支蔓借會推晉撫事矯旨與攀龍並罷
此甲子十月事也明年大興詔獄許顯純曲煨汪文

言、巖、南、星、扶、同、受、賄、黨、庇、熊、廷、弼、奄、黨、迭、起、而、羣、吠、
遣、戍、大、同、髦、年、例、應、得、贖、中、旨、不、許、子、清、衡、外、孫、王、
孫、龐、皆、以、追、賊、荷、校、遠、輸、城、旦、清、衡、得、陝、西、莊、浪、孫、
龐、得、雲、南、永、昌、南、星、坐、短、轅、以、殘、書、一、篋、自、隨、臨、岐、
執、孫、龐、手、仰、天、祝、曰、汝、兩、人、往、戍、所、宜、閉、戶、讀、書、彼、
蒼、不、終、憤、憤、也、至、代、蹴、居、一、小、樓、顏、曰、吉、祥、又、掃、除、
土、室、顏、曰、味、藥、齋、開、卷、拈、題、蕭、然、自、得、史、韻、一、書、其、
絕、筆、也、當、難、作、時、夫、人、馮、以、子、清、衡、收、繫、故、側、室、李、
以、父、子、同、日、就、戍、故、皆、痛、噎、而、死、骨、肉、之、慘、無、踰、南、

星者而怨尤胥泯亦可覘其生平之定力矣崇禎登
極已經肆赦巡撫乃奄黨故行留滯不遣其歸踰三
月卒於戍所年七十八贈少保諡忠毅制詞有云朱
崖夜夢英爽逼人翠竹冬生精忠動地於南星非諛
云。

姚希孟誌銘曰夫之孚號其危乃光也姤則女壯
不可與長也泰否茅茹平陂互藏也純剛爲用爰
缺其斯也老臣何辜赭衣戍邊九廟宜恟恍也黃
雲漠漠白日荒荒也魂之歸些豺虎旣靜麟鴻乃
翔也琴牀用奠同穴允臧也琴瑟旣御巾櫛在旁
也茂柏深松生氣旁皇也過而式之好回休慄也
我銘永垂與短檠漆燈千古同煌煌也
趙吉士曰忠賢一腐豎耳虐死善類如刈草菅公

以三朝元老年幾八十杖策投荒九重如不聞者
武侯之歎息痛悼乎桓靈良有以也

鄒忠介公傳

有○明○理○學○之○傳○莫○盛○於○江○右○能○維○持○名○教○以○道○事○君○
 而○身○任○天○下○之○重○者○在○江○右○莫○若○鄒○忠○介○元○標○元○標○
 字○爾○瞻○號○南○臯○吉○安○府○吉○水○縣○人○萬○曆○丁○未○進○士○觀○
 政○吏○部○江○陵○丁○外○艱○科○道○疏○請○奪○情○翰○林○吳○中○行○趙○
 用○賢○刑○曹○艾○穆○沈○思○孝○疏○糾○之○得○旨○廷○杖○元○標○方○懷○
 疏○傍○睨○諸○人○受○杖○畢○疏○即○上○指○江○陵○薄○行○喪○心○且○曰○
 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當○是○
 時○江○陵○以○師○相○輔○幼○主○操○生○殺○柄○炙○手○障○天○上○疏○者○

經表忠訓 卷之一
已○蹈○不○測○而○元○標○以○新○進○小○臣○櫻○麟○觸○忌○置○死○生○禍○
福○於○度○外○朝○野○傳○誦○其○言○直○聲○大○振○亦○廷○杖○八○十○謫○
戍○貴○州○都○勻○衛○貴○州○古○荒○服○地○明○時○乃○設○郡○縣○自○陽○
明○子○遷○謫○龍○場○建○書○院○於○會○城○人○始○知○有○學○問○都○勻○
尤○僻○處○萬○山○中○苗○僇○雜○糅○語○言○侏○駘○又○被○譴○之○官○多○
借○詩○酒○自○娛○元○標○獨○創○書○院○以○講○學○爲○務○教○化○大○行○
苗○童○僇○婦○咸○敬○而○愛○之○元○標○亦○自○謂○此○心○此○理○之○同○
果○可○行○於○蠻○貊○也○巡○方○使○者○至○衛○操○閱○元○標○必○鐵○帽○
戎○衣○持○戟○負○弩○雜○軍○伍○中○巡○方○知○而○謝○之○元○標○曰○此○

君○命○也○敢○隕○越○耶○在○都○勻○者○六○年○江○陵○敗○召○爲○吏○科○
給○事○中○內○庭○火○災○條○陳○修○省○忤○旨○降○南○刑○部○照○磨○浮○
沉○郎○署○偃○仰○林○泉○者○又○二○十○餘○年○學○益○進○望○益○隆○天○
下○仰○之○如○泰○山○北○斗○焉○泰○昌○初○起○大○理○卿○轉○刑○部○侍○
郎○言○今○日○急○務○惟○在○和○衷○朝○臣○一○和○天○地○應○之○何○今○
日○論○事○論○人○者○各○持○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
不○復○知○有○人○而○禍○且○貽○於○國○又○言○經○撫○不○和○由○中○朝○
之○議○論○愈○勢○則○經○撫○之○神○情○不○固○三○軍○之○視○聽○不○肅○
惟○任○彼○指○揮○無○復○遥○制○則○廣○寧○有○警○山○海○豈○能○坐○視○

而經撫不得_不和。又言因客氏譴言官在諸臣以狎
恩必怙寵慮有陰借客氏而不知者所與收回成命
作天啓元年盛事繼轉總憲劾首輔方從哲濫賞李
可灼定王化貞失陷廣寧熊廷弼輕棄右屯罪人服
其公先是元標里居時創仁文書院聚徒講學至是
與憲副馮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謂天下治亂繫
於人心人心邪正由於學術迨臯比既啓君子尊而
信之小人忌者益衆兵科朱童蒙先發難糾書院講
學之非元標疏言隆慶時徐階當國手書識仁定性

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小其相業萬曆時臣等
亦每月集於演象所執政諸臣多與其會若謂講學
惟放廢諸臣消其礪硯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一語
爲濟窮救苦之良方而非盡性至命之妙理亦視道
太輕視林下諸臣太淺矣逆奄陽以優詔答之奄黨
隨糾其後元標五疏乞休又溫旨特留卽移家出城
予告馳驛去瀕行復上去國情深疏於君德封疆減
餉發帑諸事不憚諄切言之蓋其憂時戀主之心不
以一去而遂恣然也元標門牆高峻顧粹然藹然人

人咸得至其前而持論亦復平恕有追論江陵相業者元標獨曰江陵過在身家功在天下絕不以一己之嫌怨參也然遇軍國大政人才消長之際輒意氣空涌目光電射又確乎不可拔焉再召時奉母夫人以行至彭澤母夫人舟已出大江元標坐後舟泊邑取夫不時至恐母舟野泊急欲得夫呼尉至厲詞詰之夫始集家僮喜謂不如此則舟不前元標深自愧悔復呼尉至以好語勞之遺以所著祥刑集退又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

而忘恭敬心萬一有陶靖節其人者束帶而去豈不爲世僂人其省身克已如此歸卒於家奄禍日烈削職追誥命崇禎初復官階加贈太子太保諡忠介

臺山葉向高首善書院碑記畧曰鄒先生之學深叅默證以透性爲宗以生生不息爲用境地所詣似若并禪機元旨而包括於胸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爲主以居敬窮理爲程其識力所超又若舉柱下筮乾而悉驅於教外要之於規矩準繩倫常物理尺寸不踰與世之高談性命忽畧躬行者大相徑庭則二先生師世淑人之模範又無不同

趙吉士曰公少以氣節著後投荒萬里家居三十年涵養陶鎔歸於自得獨於邪正之介辯之甚嚴常日學問中一段機權詭譎之術先儒必無此家法觀其生平之踐履亦可謂知之明而守之固矣

惜乎不竟其用也嗚呼是豈公之不幸哉
盧宜曰嘗讀公理財疏云戰國富強故孟子以仁
義爲富強今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爲仁義然舍
屯田鹽法水利而外卽桑孔無以籌矣此誠救時
之言也誰謂儒者之經濟必迂濶不可行哉
明紀編遺曰吉安有三羅先生一尚書整菴欽順
一修撰一峯倫一贊善念菴洪先在成化正德嘉
靖間皆篤行明道之君子而氣象畧不同整菴精
邃從困知下手似曾子一峯剛大從養氣下手似
孟子念菴沉靜從克復下手似顏子究其踐履處
皆是冰鐵不是近日士大夫仍帶宦情世情也三
先生已壁立千仞得忠介起而紹明之其守先待
後之功鉅矣

馮恭定公傳

附鍾尚書羽正

縉紳程紹等

明天啓初馮從吾爲憲副與總憲鄒元標僉憲鍾羽
正一時稱西臺三正人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西長
安人甫髫鬣卽深契王文成人心有仲尼句口誦心
維嘗以文人何如聖人廣厲同志爲德清許孚遠所
契重舉進士由庶常改御史巡視中城有中貴投刺
者必峻却之當是時神宗臨御久經筵几席塵封從
吾具疏特請朝講且謂今當入覲之期萬方畢集成
欲一覩清光而不可得則必疑而相議不曰皇上困

於麪藥之御而懽飲長夜必曰倦於窈窕之娛而晏
眠終日雖近頒勅諭謂聖體違和冀可借此自掩不
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得而欺哉况
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忤
輒斃杖下既非靜攝又廢朝政恐不足以服天下而
信後世望皇上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
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
無虞上大怒欲杖之以長秩節獲免又疏逐相門狎
客胡汝寧出督蘆鹽復忤要人削籍不出門者九年

不踰戶者六載燕寢三楹竟日危坐親朋罕睹其面
惟問學者至一穉子肅而入坐久碾來牟剪葵菹爲
供更端問難疊疊忘倦遠近從遊者日益衆天啓卽
位與鄒元標同赴召適有遼警京朝官爭遣其孥從
吾獨盡室以行無何廣寧陷經撫攜手入關從吾具
疏昌言謂不逮治何以勗守關將吏時論違之又謂
國家無事士大夫不知節義臨難抱頭鼠竄者踵相
接宜喚起親上死長之心非講學不可因與元標倡
立首善書院集同志相切劘羣小咸側目而逆奄方

竊柄亦不樂天子近士大夫於是兵科朱童蒙疏劾
建壇講學之非元標上書自理從吾亦疏言二祖開
基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
二字實爲本朝令甲昨因東事暫停經筵言者以爲
不可今復舉行豈天子宜講士大夫反以爲諱乎臣
等將以講學提醒人心激發忠義童蒙欲臣等修職
業惜精神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上雖
優答之而奄黨又吠其後元標與從吾五疏乞休各
予告回籍繼而起從吾總留臺不赴卽家拜工部尚

書疏辭奄禍益烈尋遭削奪秦撫亦奄黨借從吾以
媚奄日以窘迫爲事毀書院擲夫子像於城隅從吾
痛切剝膚吁嗟病榻趺坐二百日不就寢飲恨而卒
崇禎改元贈宮保諡恭定自浙撫首請建祠於西湖
省直聞風而起者共四十所有上樑迎像行九拜禮
呼九千歲者有赴祠上樑值三王之國竟不迎送者
有以至聖至神爲祠聯者延綏祠則僭用琉璃瓦薊
州祠則僭用冕旒金像又有以沉檀爲體眼目口鼻
手足一如生人腸腑則實以金玉珠寶髻上空一穴

四時以花簪之獻媚無所不至。西江疏請雖後，值崇禎登極，不允。而先賢澹臺祠已被拆毀，惟陝西一省紳衿無一人請者。給事中閻可陞疏言：皆馮從吾廉恥之教所漸摩深也。他若東省鄉紳程紹謝啓光，恥於列名而峻詞堅拒。道府中爲建祠掛冠者，則有梁廷棟、王堯民、揚州則有王澂來復，皆錚錚可紀。又兵備耿如杞、胡士容以不拜逆像而賈禍陷辟。黃汝亨以君子之澤譏逆而被毆殞身，此尤頽波之砥柱。於今爲烈矣。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貞操潔履，歷宦有

聲先爲給事中。萬曆時與同官李獻可等疏請豫教李膺譴逐，餘奪俸。羽正奮然曰：余實倡此議而獲譴，反輕將覲顏交戟下耶？再疏祈同罪，上怒謫邊方雜職。卽日策蹇出都門，一以讀書講學爲務。安貧閉戶，幾三十年，竟無一刺入。長安泰昌卽位，起官議轉副都從。吾先已爲僉憲，羽正力謝曰：馮公僉署已久，使後入者先之，是長競也。栢府何地以是風有位可乎？卒躋馮於副，而以僉自安。暇則講學於首善書院，及見鄒馮被議去國，上疏求罷，得旨報聞。進工部尚書。

續表忠記 卷之一
內官冬衣銀兩今歲乃支去歲之銀忠賢得志變成
憲許令本年支領羽正執不從羣奄喧嚷部堂上羽
正封印出城竟以不附逆奄引退。

趙吉士曰恭定之學首嚴似是而非之辨嘗作善
利圖題曰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
終為跖路人其精嚴如此在關中時有一細民與
公講會從此口不二價是亦公誠能動物之一徵
也

杜武壯公劉忠烈公合傳

附總兵王宣趙夢麟
遊擊喬一琦劉招孫

自三路敗衄而遼事終於不振與其難者則總兵杜

松劉鋌為烈云。杜松號鶴林原籍崑山其先以武功

世襲榆林衛遂為榆林人少負胆決精騎射軍中目

為飛將萬曆間火落赤糾套騎吉能屢為邊患松從

總兵官麻貴為前鋒屢破走之積功至坐營中軍三

十三年領兵出常樂塞先登陷陣論功最進實授叅

將繼敗火落赤於安定又敗鐵雷於磚井威名日起

請告歸松在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紀律甚嚴凡師

續表忠記 卷之
行頓舍。鷄犬皆寂。又驍果善戰。西部畏之。松去邊四
年。舊隸帳下者咸思松。百姓保亭障。聚畜牧者復引
領望松。西部乘間入犯。烽火傳寧塞。督撫交薦。詔起
原官。協守延綏東路。炒忽擁衆寇孤山之紅崖堡。松
率精騎直前搏之。斬其部長十二。奪駝馬鎧仗無算。
追搴其二旗。炒忽子素驍悍。以爭旗中矢死。號慟而
去。松屢破諸部。諸部屢入塞。輒失利。畏之比爲狼。以
其面赭。號曰紅狼。由是不敢窺邊。論功進都督僉事。
掛征西將軍印。專守延綏。三十四年大敗。火落赤於

安邊塞。捷聞告廟。加松級廕。子予銀幣。吉能邀王封。
不得大舉寇邊。又勾東西部入犯。松分馳應禦。咸重
創。去松自總旗起家。積功至開府。佩將軍印。歷行陣
幾三十年。大小數百戰。每戰必陷陣。逐北所向莫當。
諸部入犯。望松旗幟。輒怖曰。紅狼至矣。皆倉惶退走。
多棄其所掠人畜輜重。去西陲倚爲保障。第賦性伉
爽。恒與文吏左文吏。或詘其功不敘。亦未嘗有所介。
介而孤立。行一意。故自如。復告歸。四十六年
大兵破撫順。陷鐵嶺。中外大震。言官爭薦以原官起

駐瀋陽破家募士及蒼頭廬兒得數千人疾馳出關至潞河軍民間其來遮道懽呼如堵墻爭欲一望顏色松免胄示之曰松武夫不識字但不學書生貪財怕死耳軍民望其頭面創痕斑斑然多泣下者四十七年春兵部奉旨咨經略楊鎬分四路出師松與總兵王宣趙夢麟等爲一軍出南路經略原期三月朔諸道並進松自負夙將輕敵先二日三鼓嚴裝出撫順宣與夢麟阻之不聽

大兵所忌惟松與劉鋹聞松先出亟簡精銳三萬騎悉力禦之松越五嶺渡渾河已焚克二柵半渡忽萬騎遮擊軍衝爲二車營鎗炮在後水急不能卽渡林間伏四起自午至酉血戰力竭全師殲焉松及王宣趙夢麟俱死松尤碎首淪沒寸骨不存松素與李如栢不相下誓師日李謬語松曰吾願以頭功讓公繼又訛傳李自清河進兵已獲全勝松怒李誑已奮而前遂陷伏中如栢實遷延左次未嘗徑前聞敗全師而退楊鎬劾松貪功輕進以致喪師廷臣咸雪松冤請誅如栢以謝松而如栢之誅竟不行

劉鋹號省吾南昌人父顯號草堂爲大將負重名鋹束髮從征臂有神力能舞大刀盤旋空際因號劉大刀其以功名顯也始於征九絲蠻繼則征倭而大著於播明萬曆時九絲蠻阿大等叛鋹父統兵進勦鋹爲裨將九絲處萬山中轉餉甚艱逆舟而上水勢直下如建瓴有趨本二灘尤險惡長年循高崖牽引多墜岩谷死至派僧夫數千人猶不足成都知府陳大壯鳩工鑿灘梅雨漲漂沒甚衆鋹布恩信蠻多降者乃得因糧於敵率土司奢效忠等深入巢穴詰旦爲

重陽蠻俗以是日賽神天大霧又恃其險陡謂漢人必不能至皆盡醉不設備天更大雨半夜銜枚攀緮而上斬守關者蠻大驚自相殘殺蹈籍鋹師奮擊大破之執阿大於鷄冠寨斬阿二方三先後下寨柵六十餘獲諸葛銅鼓九十三面他蠻聞之皆懼服日具牛酒獻軍門當是時鋹父子威名震於全蜀九絲平而朝鮮之倭難起倭與朝鮮接壤朝鮮世爲中國外臣萬曆癸巳倭陷朝鮮會長清正等分踞其支郡朝鮮日告急乞師而樞臣狃於封貢爲倭所賣終不就

乃大發兵征之。鋌獨當其西，團結樓船鼓而前，破其順天寨。諸倭初甚猖獗，有輕中國心，惟畏鋌，莫敢抗者。會倭王平秀言死，乃棄朝鮮去。倭平而播州楊應龍反，官兵分五路進討。鋌得綦江，由東溪入，並峻嶺，茂菁楠木山，羊諸峒，素名奇險，為賊目所盤踞，力戰克之。應龍子朝棟統苗兵迎敵，鋌身自陷陣，諸苗大驚曰：劉大刀來矣！朝棟潰圍走，僅以身免。賊胆益落，進逼海龍，圍海龍賊倚為天塹，飛鳥騰猿亦不能越。鋌集各路兵咸趨圍下，先登克其土城，應龍闔室自

焚生獲朝棟，并其愛妾田雌鳳，敘鋌功冠諸軍。戊申調征雲南，又督陝兵征火落赤，累創百戰，所向皆捷。四十年征猺，猺得級三千三百有奇，忌其功者中以蜚語罷歸。常乘畫舫之旁，郡岸上有少林僧自矜拳勇，索敵無敢偶者。鋌船尾一老嫗呼僧曰：吾船上第七娘子來，忽少婦帕首袴褶，面微紫，年可十八九，纖足登岸，與僧周旋者三僧，舒左臂從後高舉，少婦聚觀者大噪，婦曰：可少下僧，如其言。婦曰：再少下語未畢，忽旋身以足尖蹴僧喉，僧仆地幾死，少婦神色不

續表忠訓 卷之一
變鋌在船中憑几大笑放船去有識者咋舌曰此南
昌劉大刀也門下多畜異人禿鶯乃敢將虎鬚耶戊
午遼左難作詔徵天下兵廷臣多知鋌者共言鋌可
當一面亟起原職仍爲總兵官初鋌之破楊應龍也
所用皆川兵又素練遇有緩急如臂指相使故所向
有功及鋌罷皆不願他屬散而歸農迨鋌驟起田間
疏請論蜀父老招集舊隸戲下者而各路兵已動勢
不能稽時日惟欲亟於出師以紓遼困疏上不報乃
自遣人疾馳召之未至卽嚴督鋌出關由東路從瞭

馬佃趨寬奠而

大兵已預知師期得早爲備又偵杜松兵最勁先設
伏壅沙以斃之西路馬林亦敗鋌獨領所部深入三
百餘里連進十餘寨忽望見杜之旗幟若來會戰者
亟馳赴之旣合乃覺其非

大兵揮鐵騎四面蹙之鋌與養子劉招孫俱死鎮江
遊擊喬一琦身陷重圍力竭亦投崖死事聞各邀卹
贈加諡是歲司天占火星逆行京師風霾晝晦黃塵
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又鋌出師日五星鬪於東

方松垂發牙旗折為二白氣竟天二匝自此東方遂
 無寧土原四路之舉本欲分道合圍彼此呼應期於
 必勝也詎意兵動而師期既已先洩兵敗而各路杳
 不相聞連喪兩大將所失馬械軍資無算神宗光宗
 相繼賓天而奄禍烈流賊四起矣

趙吉士曰四路刻期出師而師期何以先洩出師
 既有定期而南路何以獨先楊鏞為總督而無以
 齊進止行軍法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潘節愍公傳

附通判董爾礪

明萬曆己未遼東四路出師大將馬林亦一路也林
 以左次而潰監軍道僉事潘宗顏死之宗顏號士讚
 北直保安衛人工詩賦通天文兵法由進士官戶曹
 東事亟疏言援遼調兵用間之計甚悉旬日間章凡
 六上下部議漫不省部發遼餉需監督者諸曹皆展
 轉規避或語宗顏曰遼東危地也董餉任重也公初
 為主政尚可力辭宗顏曰遼人望餉如枯苗仰甘雨
 刻不可緩若皆力辭如封疆何遂叱馭行時宦遼者

續表忠言 卷之一
甫涖任卽托故潔身去會開原道引疾銓部就便推
宗顏往宗顏申嚴軍令尤禁淫掠犯卽正法以徇聲
采肅然時馬林爲大帥分汎開原宗顏與同事深知
其怯而無紀未出師前會上書經略楊鎬曰開原重
鎮馬林何堪獨當一面乞易他帥專闢而以林爲後
繼庶其有濟否必債轅某爲國家計亦爲制府計非
爲一身計也經略吐其言已未三月議四路出師宗
顏監林軍從靖安堡出開鐵翼日抵二道關杜松已
敗於渾河

大兵乘勝向林軍林軍鬪杜敗而譁將斂衆以退
大兵猝乘之死者枕藉宗顏與通判董爾礪斷後督
遊擊竇永澄守備江萬春等返闕力竭俱死林先乘
間遁去果如其言事聞賜祭葬再贈大理卿廕錦衣
世百戶諡節愍立祠永澄等亦賜卹如例

明名臣言行錄曰公嘗言用兵謹候太白戊午八
月以後太白西向利先起利深入明春太白在東
則不利用兵然能知用兵之不利而不能使兵之
不出豈非天哉綸閣有催戰之檄闔外無統一之
權公明知其敗而義不返顧竟與兩大帥俱死嗚
呼難矣

張忠烈公何忠愍公崔大理公合傳

附袁經略應泰內姪

姚居秀僕唐世明武臣尤世功等餉臣陳輔堯等土官秦邦屏何妾高氏金氏張夫人霍氏

有明天啓辛酉遼陽破。經略既以身殉。巡按御史張

銓監軍道何文魁。崔儒秀皆抗節而死。固人謀之不

臧。亦天心之有屬也。銓字見平山西沁水人。弱冠受

知於魏介肅公允貞。成進士。初任保定府推官。入為

御史。出按江右。咸有聲績。嘗言解墨吏之組。甚於推

廉吏之轂。故出而行部。抨擊貪殘不少。假借人咸畏

之還臺而遼事潰撫順失守銓條上方略叅楊鎬非
禦變之才薦熊廷弼有干城之器咸中機宜庚申邊
報日亟戰守之議紛如築舍銓疏言塞外之山川險
易諸將未能悉諳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之虞且突騎
野戰我之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
之得也爲今之計竊以爲不必徵兵各省騷動天下
但就近調募益以遼兵俟經略分布要害修復城堡
多製火藥練習行伍且以固吾圉而厚撫北關多行
間諜然後乘虛抵隙謀出萬全若徒加賦選丁紛然

四出恐憂有不止於遼左者不報又言李如栢杜松
劉鋹以宿將並起宜責楊鎬嚴加約束以一事權唐
九節度相州之潰可以爲鑒及後師敗悉如銓言萬
曆四十八年夏疏言自古國家之釁未有不由於民
窮財盡者今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每畝增銀
三釐乃三釐未已而至七釐七釐未已而至九釐地
方止此財賦民間止此物力正賦尚逋何況加增一
加已難何況再加今縱不能減於七釐之內斷不可
加於七釐之外譬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心也

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
可○立○而○待○今○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
爲○今○日○計○惟○在○聯○絡○人○心○以○固○根○本○豈○可○腹○削○無○已○
驅○之○使○亂○現○今○內○庭○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
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而○發○帑○之○請○叩○闈○莫○應○加○派○
之○議○朝○奏○夕○可○豈○財○爲○陛○下○之○財○而○民○非○陛○下○之○民○
耶○若○使○民○窮○財○盡○盜○賊○蜂○起○將○民○非○陛○下○之○民○豈○財○
終○陛○下○之○財○耶○迨○至○土○崩○瓦○解○方○思○變○計○而○勢○已○無○
濟○臣○愚○竊○爲○陛○下○深○憂○之○疏○上○亦○不○報○時○廷○議○遊○才○

識練達者按遼銓臺資已十年例不當行乃臺中諸
御史多魂消風鶴無敢膺其任者銓獨慨然曰臣子
以身許國東西南北惟君所使耳遂攬轡而東聞經
略袁應泰方受降投袂曰遼禍在此矣抵任力爭弗
能得袁固循吏由永平道陞遼撫適廷弼被論代爲
經略刑白馬誓神甚壯第熊之紀律嚴副將已下稍
不○當○意○輒○以○賜○劍○從○事○每○一○令○出○無○不○寒○毛○變○色○故○
在○遼○一○年○戰○守○之○具○頗○集○袁○則○坦○衷○疎○節○期○以○至○誠○
感○人○於○熊○所○布○置○亦○稍○有○更○張○蓋○長○於○撫○綏○而○短○於○

續表忠言 卷之一
戡定亦其才有不逮也。先是熊在遼時，凡來自徼外者，悉置之廢城一角而不用，爲兵其私自闌出者，立斬。以狗有自稱生員回鄉者，攜一八歲小兒與俱，熊收置，親近用菓餌啖之，詢得其隱，窮之乃前在開原作內應者，攜小兒使人不疑也。及袁履任西人繹絡來奔，總兵李光榮拒而不納，尤世功童仲騃涕泣力諫，皆不聽。天啓元年三月，瀋陽破，監軍欲誅降者，已就縛矣。袁見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罵縛者，銓言之不聽。兩監軍言之亦不聽，方以受降爲得計，而外間

已充牣一城。兵科蕭基聞之，策其必敗，亟疏言：西人居沙漠，噉腥羶，是其本性。若有如許牛羊車輛，何不往彼駐牧，乃遠來投我。據報西人五六千，此非一日一夜悄悄而來，豈無知覺，尾而殲之，易於反掌。今縱之使來，乎抑暗藏，叵測乎。卽降者真矣，而能保無他慮乎。彼旣窮而歸，我必須給以衣食。今兵餉尚爾，告匱。彼且何時得飽，能信其必無反覆乎。纍纍數千言，直抉其隱，詎意經略身負重任，置羣策如充耳，竟執而不悟也。天啓元年辛酉二月十八日。

續表忠言 卷之一
大兵渡渾河臨遼城銓與經略分城而守始議遷降人於城外勢已無及袁語銓曰秦不才微上方寵靈誓以身許國按臣無闕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銓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未幾叛將斬關出迎城中降人四起如鼎沸三月二十三日薄暮小西門火發內應者開門城陷經略登樓拜疏佩印劔自裁內姪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撫屍大慟焚樓而死
大兵入擁銓出署責之拜不可欲殺之引頸待刃送

之還署銓拜闕遙辭父母乃自縊見者咸歎曰忠臣忠臣覓棺而殮之先是保定有兩是亭祀楊中丞繼宗許忠節達及銓爲郡司理時夢入此亭兩公起而揖曰方虛席待公果符其夢贈兵部尚書卹典咸備祠額昭忠特擢銓父五典至兵部尚書經略以妄收降人輕信叛將致失遼陽恩卹中格久之乃予贈廕銓既與經略同殉而一時抗節者又有兩監軍副使何廷魁僉事崔儒秀
廷魁字汝謙大同人生而慧絕博極羣書成進士爲

涇縣令發奸摘伏老吏袖手與邑中大僚忤調寧晉
入爲刑曹出守歸德兩調衛輝河南以福藩就封衛
輝爲孔道而朱邸建河南府中涓宿衛瓜距新脫非
賢守不能彈壓也轉副使備兵遼陽遼事亟拜命之
日盡室而行時長星竟天日光如炬廷魁素習象緯
之學履任卽申請防遼云變徵天象有兆必先今以
三○月○缺○糧○之○兵○形○枯○似○削○半○年○無○料○之○馬○骨○立○如○柴○
糧○料○之○支○持○幾○賣○絲○而○糶○穀○牛○車○之○搜○索○直○竭○澤○而○
焚○林○萬○一○變○生○不○測○是○內○與○外○皆○危○機○也○察○形○審○勢

關係匪輕乞申飭城守嚴加戒備經略漫不省又與
爭納降事亦終不悟潘陽陷同事者咸遣其孥廷魁
曰吾不敢爲民望聞濟河之報請於經略乘半渡急
擊勿聽薄城未合請盡銳出戰又勿聽城陷從容歸
署懷印綬自投於井二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六人
俱死贈大理卿諡忠愍廕子賜祭葬
儒秀字傲初陝州人生時母夢神人抱持以授幼卽
峻整如成人成進士爲掖縣令掖劇邑也又多豪猾
素難治儒秀鋤擊不避嫌怨數月令行禁止再令絳

令翼令文安皆與邑中要人忤屢中考功法而強項
猶昔公餘究心竒門遁甲之學由戶曹陞僉事備兵
開原辭墓而行曰觀天象遼禍未弭經撫在上非監
司所得專惟以身殉耳納降議起力諫不聽叛帥有
異圖覺之陰縻其妻子爲質經略常憂兵馬甲仗無
足恃對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遼圍急分守東城矢
集如雨不少却頃之經略所統精兵先潰降人競起
城開有欲挽之潰圍出者正色却之慟哭戎服手刃
叛將妻子步至都司廳事自縊贈大理卿膺卹典與

何廷魁並祀昭忠武臣尤世功等餉臣陳輔堯段展
等土官秦邦屏並得卹典從祀輔堯揚州舉人由縣
令歷知膠州性廉介有餽以山繭紬者却之不得懸
之庫中後陞永平同知展涇陽舉人由縣令歷自在
州輔堯轉餉出關與展同駐瀋陽天啓元年日暈異
常展移牒經略言天象示警宜預飭邊防踰月而瀋
陽陷展死之輔堯方奉命印烙左右以無守土責勸
之去輔堯曰孰非封疆臣子何敢逃死望闕再拜自
劉忠烈家在沁水東北名竇莊父五典所築以防亂

者後流賊點燈子自秦入晉犯之忠烈子道濬道澤
皆官京師衆將棄去忠烈夫人霍氏曰避賊而出家
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
躬率僮僕固守殺賊甚衆賊不能克四日而退冀北
道王肇生表曰夫人城

盧宜曰張公之易名副其實矣惜爲經略所悞徒
以死爲報稱耳崔公當城破時猶手刃叛將妻子
強項之槩今猶想見之若張夫人智勇兼備使爲
男子以紓國難雖烈丈夫何以加焉熊經略察及
小兒精神大於身矣西市之死天耶人耶

高忠節公傳

附羅叅將一貴義僕高永武弁盧
科遊擊張世顯

大兵徇沙嶺廣寧望風先潰死疆事者文武各得一
人文臣則叅政高邦佐也邦佐字以道襄陵人以進
士由壽光知縣入爲戶部郎出守永平稅監高淮橫
甚獨裁抑之屹不爲動歷陞大叅分巡廣寧當是時
遼瀋初陷人情崩駭所恃惟經撫而戰守各執一見
經則剛復護前其筆鋒舌刃所向辟易人咸怨而忌
之撫則敢爲大言自謂布聯絡法得六萬軍即可蕩
平遼陽而內寔惟怯無膽略本兵積與經忤中朝士

大夫多袒撫而抑經紛紛聚訟皆成築舍反置疆事於度外識者已知廣寧之陷可翹足待矣邦佐欲調劑經撫而勢不能因病告休已得請天啓二年正月二十日

大兵渡三岔河撫臣聞報股慄愴惶走閭陽邦佐策騎疾趨右屯謁廷弼曰城中雖亂亟提兵入斬一二入則人心自定公卽不行請授邦佐兵孤城尚可守也廷弼不納邦佐仰天長歎曰經撫俱逃大事去矣松山吾分守地當死此人多勸邦佐馳入關謂身已

請告在事外可無死邦佐曰吾一日在事則一日臣子也偷生入關何面目見天下士乃作書與母楊淑人訣親揮硃批令家僕持信入關略曰本道奉命分巡廣寧家有八旬之母泣別出山抵任來胼胝劬飲食俱廢意圖仰報君父不意天不厭亂三岔失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除西向叩闕南向拜母自經公署以明臣節外所有隨任家僮二名遣還原籍報信誠恐關津阻滯合給印批呼僕高永高厚語曰我受國恩誓以死報好收吾骨歸見吾母汝輩各自逃

生毋相累也沐浴冠帶以印綬自縊於松山官舍永
謂厚曰吾不忍吾主獨逝無給使令於地下者遂抱
邦佐屍哀號仰就其綬跪而自縊勢且迫經略命舉
火并二屍及公署焚之而經撫遂相繼入關高厚年
僅十九有武弁盧科感邦佐德棄家護厚到京事聞
贈大理卿諡忠節義僕高永優恤都中勅建山右三
忠祠祀邦佐與張銓何廷魁而武臣一人則叅將羅
一貴也○初一貴受知於巡按御史方震孺從戎伍拔
置叅將守西平堡

大兵渡河攻之堅守一日夜復佈十面雲梯盡力環
攻一貴隨方應之竟不能下有降將知守者爲一貴
遣使招之一貴在城上厲聲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
漢肯降人乎亦豎招降旗火藥盡乃自刎後贈都督
同知外有分守遼海道顧願值寧海之變力屈自縊
後贈太僕卿世廕本衛副千戶又有遊擊張世顯則
死於戚家堡者也世顯大同衛人倜儻有大志不修
小節幼孤業儒爲同儕所輕不勝憤激遂棄去究心
左氏及孫吳兵法中武進士授烏龍關守備有威名

天啓元年陞遼東戚家堡遊擊明年正月
大兵渡河世顯提兵逆戰出入於陣者凡三所向皆
靡繼而湧至他部皆走家丁控馬請暫避之世顯喝
曰有軍法在誰敢退者血戰重圍刀削頭顱之半死
於陣其文臣與邦佐共事而逃者一時蓋有五監軍
而邦佐獨死

陳濟生曰天啓元年三月二十日遼陽陷死者經
略一人巡按御史一人臬副僉各一人而武臣餉
臣與土官之死亦十餘人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廣
寧潰經撫相隨入關卒伏國法其死者惟叅政高
公一人武臣則一叅將而已國土日蹙而人材愈
下論其世者不亦悲夫

鄒漪曰人以公投屍烈焰不得歸葬爲恨者是大
不然首鼠乞命生而若死雉經溝瀆死而徒死乘
箕化碧死而不死何必牛眠馬鬣若封若堂之爲
表樹耶
趙吉士曰公已得請又有八十四歲之老母在堂
而膝下尚無子嗣他人處此皆依回不能引決者
也公乃視死如歸以忠成孝非烈丈夫其孰能之

張烈愍公傳 附教諭劉希文 張夫人錢氏女 淑安淑慶 僕顧美嚴榮 劉夫

張烈愍公傳

附教諭劉希文 張夫人錢氏女 淑安淑慶 僕顧美嚴榮 劉夫

人白 氏

四川苗奢崇明反。與其難者。則有與文令張振德云。

振德字季脩崑山人。幼負至性。長為諸生。授徒糊口。

十年一破。繒針紉之痕。紛如禩。綉恬如也。以選貢授。

與文令縣。故九絲蠻地。萬曆初。設縣治密邇。土司奢。

崇明窟穴。崇明拐竊。漢丁積以千計。前令置不問。振。

德至流配。窩拐奸僧。以清禍源。招回縣民。被拐者三。

百餘人。崇明以金遺振德。嚴拒之。執法不少貸。天啓。

元年八月崇明以朝廷徵兵援遼而叛振德方供事蜀闈九月十六日夜半還縣十七日土把樊龍等反於重慶人情洶洶與文居民不滿百家土牆不踰數尺典史劉承澤問將若何荅曰督率吏民乘城死守事不可爲吾行吾志而已時又兼署長寧篆二十一日長寧簿以騎來迎振德不可請迎錢孺人與眷屬避之振德曰兩邑皆吾守也避將何爲復不可抵暮持兩印巡城意氣自如晨興檢匣中得白金一兩有奇付其次子緄曰吾爲邊令五年上不得罪於朝廷

下不得罪於百姓今欲守而無可守之民欲戰而無可戰之兵惟有手兩印以身殉國而已汝若得全勉力爲善以畢吾未竟之志他無所囑書竟左右皆失聲振德言笑自如自是出入皆去服刻刻辦一死矣二十三日賊薄城振德手劍跨馬率弓快數十人戰不敵賊衆擁入巷戰死傷幾盡疾馳入署左手持兩印右手握匕首正色危坐堂上夫人以下人持一利刃環坐後堂積薪堂側賊不敢犯日暮賊縱火焚民舍振德曰此吾授命時矣向闕叩頭舉火遂同夫人

錢氏女淑安淑慶俱自刎投火中。僕婦蘇氏沈氏長幼同焚者共十一人。家人顧美嚴榮先以巷戰死。明日賊首至火所於烟焰中見振德鬚髯怒張面色如生。兩印在手堅不可取。皆口呼忠臣忠臣羅拜而去。事聞贈卹咸備諡烈愍制詞有曰。生吾所欲。矧一十餘口。赴義如歸。國猶有人。蓋二百年來。養士之報。致祭歲時。立睢陽之廟。世官環衛。字羽林之孤。讀者哀之。錢孺人故德化知縣春沂女。家海上年十三歲。聞有倭寇從母登樓。約曰。寇至則自投樓下。孺人敬諾。

刺繡自如。其堅定如此。振德殉難後。又有教諭劉希文。華容人。貢生。署篆甫半載。賊復至。誓死不去。妻白氏亦慷慨。有丈夫氣。從容語劉曰。君爲國死。妾安得不爲君死。乃盡遣其家衆。夫婦同罵賊。不屈死。而振德之婿顧推官。咸正後二十餘年亦死。義於南京。

趙吉士曰。公旣闔門殉節。而復有劉華容夫婦視死如歸。荒徼外吏先後同心。豈非明禮義。識廉耻。所趨者一歟。若顧公者。則又聞公之風而起者矣。

貴撫王公傳

附副將秦民屏同知梁思泰等

貴州苗叛。新撫王三善提兵解貴陽圍。復勦苗深入。為降苗陳其愚所殺。三善字彭伯河南永城人。由進士初授荊州節推。以高第入為吏部郎。風采炳然。歷太常少卿。天啓辛酉。貴苗安邦彥叛。聚眾圍省城。安氏世襲宣慰使。雄長水西。役屬諸苗。凡土目土把見安氏必披氊膝行長跪白事。傳至安位童而慙。諸務皆決於安邦彥。邦彥性鷙鷙。素負不臣心。結婚奢氏。遙為聲援。及奢崇明以徵其兵。援遼不樂行。而叛邦

彥見西北多事有輕中國心且與崇明姻婭爲唇齒
內不自安壬戌之春亦舉兵反圍貴陽城貴陽名爲
省會而城中山多烟戶少民貧儲蓄素匱一旦變起
倉卒人心皇皇無固志圍且十月外救不前糧盡掘
草根煮鼓甲爲食舊撫李樞與巡按史永安誓以死
守與僚屬將領盟永安作飲血歌見志城且旦夕下
三善新受命爲貴撫屬以楚蜀兵星馳援黔迄冬十
一月兵不盡集三善召諸將語曰貴陽待救如頭燃
會不能須臾待吾輩失黔則死法進黔則死敵奈何

不以忠義自奮於是分三路兼程而前而自從中路
當賊鋒十二月初二日進母猪洞三日次新安是夜
訛言賊至營中驚擾議退兵三善叱曰退則蓋粉耳
吾以死捍之堅壁不動卒亦無賊四日命劉超爲先
鋒抵龍頭營三善身尾其後相去不二里聞礮聲衆
股慄三善曰前驅遇賊我當爲後勁以張其翼策馬
而出未一里捷音至初超兵遇賊而却超下馬斬二
人以徇持刀斷賊一標賊首阿成最驍勇超與步兵
張良俊直前馘其首賊遂披靡三善兵適至勢益振

奪龍里城時貴陽之圍飛走俱絕邦彥度外援難遽
至城中食盡勢且自潰去貴陽十里有關名油榨險
絕懸天半三善已奪龍里與貴陽相去僅四十里寂
無知者第見諸苗紛紛解圍去城上人竊疑之須臾
五騎奮策疾馳抵北門城下大呼曰新撫院領救兵
已大破賊越龍里而來矣城上聞之歡聲雷動及三
善抵貴陽迎之入城不可曰賊去未遠軍心未定吾
大帥也豈敢卽安壁於門外設帳大雪中賊遠遁陸
廣河外三善疏元兇未擒當用勦爲撫而總督一意

主撫議不合遂決意自將渡烏江次黑石屢破賊兵
進向漆山三善每戰必朱衣峩冠示士卒必死軍心
益奮顧左山頗峻麾軍據其巔賊下柵來爭定番州
卒龔鼎發勁弩仆一賊目陣動揮長刀直前死士十
餘繼之兩軍堵牆而進賊大敗焚其營屢戰斬馘無
算賊不復能軍我軍安行渡渾河直抵大方大方險
遠阻絕爲安氏千年窟穴前此漢兵未有至者諸苗
膽落三善駐宣慰宅遣人誘安位出降欲執之以購
邦彥而安位終不出邦彥畏三善兵鋒亦不敢出戰

乃密遣陳其愚詐降奠乘間殺三善三善信之不爲
備駐兵既久糧不繼乃焚宣慰宅還貴州陳其愚隨
行忽傳山後遇賊三善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之
墮地三善大呼罵賊伏發賊割其首去副將秦民屏
死之同知梁思泰等從死者四十餘人總督回籍聽
勘後監軍御史傅宗龍獲其愚轡分之三善贈卹有
加自三善解重圍抵大方焚宣慰宅大創諸苗後川
撫朱燮元改撫貴州節制五省陣斬邦彥安氏終不
復振而奢崇明父子亦竟伏誅

明名臣言行錄曰或咎公貪功失律者乃其焚賊
巢解黔圍功在西南終不可泯至以袁經略並論
尤爲不倫夫身失遼而甘同其亡與身復黔而獨
蒙其禍天下後世必有能辯之者
盧宜曰宜歷龍里抵貴陽遇一老人言公果於任
事義不返顧得邸報亦置而不發恐朝議紛紜徒
亂人意也終以不合於制府糧匱援絕兵敗身殞
然則公之死非死於降苗直制府死之耳此妨賢
病國之臣所以貽禍甚烈也

總督朱公傳

王撫既陷大方之難。而定蜀以定黔者。蓋有朱總督
燮元。燮元號恒岳。浙江山陰人。魁岸竒偉。望若天神。
善飲啖。每食常兼十數人。爲諸生應省試。渡江携酒。
五斗行輿者。嫌其重。立飲至盡。神色自若。登輿竟去。
觀者駭異。中萬曆壬辰進士。積官至四川右藩。蘭州
奢崇明者。以宣撫司世守其土。天啓元年。奉調征遼。
崇明有子寅。性皆悍。桀不循漢法。漢有司亦寬其銜。
轡羈縻之。冀倖無事。崇明益輕漢人。儒柔妄意天下。

騷動希割據兩川甫出兵乘釁殺巡撫監司據重慶
反省中大僚惟燮元在亦以入覲就道矣蜀王率士
民遮道乞留燮元慨然以討賊自任治兵繕守二十
餘日而崇明薄成都燮元內誅奸細外用間諜乘賊
懈遣死士斫其營賊鋒稍戢二年正月數千賊自林
中大噪而出遠望有物如大舟一人披髮仗劍上載
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轂行
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老穉婦女皆哭燮
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爲

桿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桿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苗
車不得近城又募敢死士以大砲擊其牛一牛中砲
而仆則旁兩牛牽掣不得行中者漸多牛益擾亂所
載數百人弩矢無所施死士乘勢奮擊城頭老幼敲
銅器呼噪以助其聲賊遂大敗有裨將劉養鯤與賊
將羅乾象善導之來歸燮元方臥戍樓呼與飲乾象
裹甲佩刀燮元不之疑卽令臥帳前酣寢達旦乾象
感激誓以死報縋而出火賊營火四面起崇明父子
倉徨脫身走成都圍凡百二日而解擢僉都巡撫四

川專委討賊定敘州復重慶賊乃退加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陝西三年七月入蘭州清其巢穴拓地千餘里先是蘭賊誑諸苗謂已得成都諸苗轉相煽惑水西安邦彥挾其侄宣慰使安位同反黔撫王三善爲賊所刺朝議晉燮元兵部尚書賜尚方劍改撫貴州兼制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燮元先授計降苗斬奢寅首來獻燮元謂崇明新敗膽落餘黨不足慮遂專意討水西將進兵而以丁艱去閱二載黔地未靖崇禎二年仍特旨起撫貴州總督如故於是選將練兵

合滇黔蜀三省進勦陣斬安邦彥并誅奢崇明安位懼而納款要以四事一貶爵一削水西六目之地一獻殺王巡撫者一開畢節等驛路位弭首聽命乃爲奏請詔許之復移師誅五洞苗剪水西之羽翼黔中遂定自貴陽上下六衛及楚之清平偏鎮四衛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通商旅成就疆索矣方蘭州初定諸將欲郡縣其地燮元不可惟以外四里歸永寧衛而以内之磽瘠者分給降苗使各守其土因疏言制苗之法必先固本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已

悉入版圖沿河要害復築城堡近控苗地外連滇蜀如指臂相使諸苗必不敢復起爲亂而諸將新經百戰皆願得尺寸以長子孫宜卽新疆授之使知所勸從之未幾安位死無嗣朝議又欲郡縣之變元終不可疏言水西有宣慰公土有各目私土公土宜歸朝廷私土宜俾世守乃召將吏集議以爲衆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於控馭各欲保土傳子孫則不敢爲逆乃上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而黔之定番彈丸小州爲長

官司者十有七二三十年未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力小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俾其世守仍革除苛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成報可敘功加官保廕錦衣二人戊寅卒於官天子震悼祭葬優卹蓋黔蜀之亂終變元任內歷十餘年乃定

趙吉士曰公分裂土司私土俾世守其職遵奉聲教蓋以苗治苗不可謂非計之得也迨

國朝定鼎蘭州旣就戎索又取水西之地立爲威寧一府大定等三州改諸衛爲縣所存土司皆削弱不振奉冠帶祠春秋之恐後矣蓋因時制宜自是川黔之苗患始杜若公之功在西南者偉矣

世○於○以○革○創○昔○延○參○用○冀○去○何○爲○其○人○情○歸○知○辨○正
策○也○今○由○食○米○西○必○數○對○諸○梁○其○又○有○也○數○人○其
安○番○忠○孤○也○蓋○此○大○者○翅○鳳○之○資○而○也○小○者○非○世○之
官○同○者○亦○亦○子○三○百○年○未○有○又○昔○非○此○同○也○而

續表忠記卷之二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宜彙輯

熊襄愍公傳

成○天○下○之○大○功○者○負○天○下○之○大○才○者○也○然○負○才○而○遂
謂○胥○天○下○之○才○皆○莫○我○若○則○人○必○競○妒○其○才○一○蹶○而
身○名○俱○喪○於○國○家○又○何○賴○焉○讀○編○年○而○深○爲○熊○襄○愍
廷○弼○惜○之○廷○弼○號○芝○岡○江○夏○人○軀○長○七○尺○餘○望○之○嶽
立○音○吐○鐘○動○目○若○電○光○閃○閃○少○髯○多○膂○力○十○指○如○懸

經表忠諫 卷之二
樾能左右射年二十九領省試第一成進士初理保定入爲御史承勘寬莫新疆劾巡撫趙某棄地內徙罪旣而巡按遼東事竣視南京學政執法嚴士子就試雖盛夏若負霜雪又持身廉屏遠膏膩一時名冠西臺然稜稜露崖岸不屑與人申欵曲巡撫荆養喬交相訐解組歸先是廷弼按遼時條上機宜請覈地界飭營伍急撫北關爲外衛人莫之信甫十年萬曆已未杜松等三路敗衄撫順清河陷沒驗若左券上思其言召廷弼仍以御史渡遼安慰軍民隨超擢巡

撫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畧持尚方以便宜從事當是時承平久畏言金革大帥惟知冒糧虛伍攫金錢奉朝貴一旦變起倉卒鋒刃未接已膽落宵奔幕府功罪混淆人無固志廷弼出關至十三站而鐵嶺失瀋陽逃單騎疾馳入遼陽誓師卽斬逃將劉遇節以殉建壇躬祭死綏將士麾下擡眉聳聽壁壘旌旗一時改色修築頽屯廢堡爲堅守計嚴飭兵丁不得私渡三岔河逃者始定常布衣小帽雜卒伍中遠出偵探不專寄耳目於間諜遠近望風畏之乃進理虎皮

驛又進理瀋陽移兵守之乘九月深雪瀋陽合操遂
赴撫順鼓吹直前一路四顧無人烟撫順城中惟存
關廟馬神廟廷弼大哭隨行軍士皆哭耀兵分隊返
駐奉集相度形勢擬移撫順於代子河南據河爲險
先經理奉集以衛遼陽再議恢復開鐵日夜造車營
開窖燒磚令每兵採木一株四兵合備一鑼一鍋以
聽後令蓋將以間築撫順城也會萬曆泰昌相繼賓
天天啓卽位方幼冲廷弼與中朝議多不合上遣給
事中姚宗文閱邊姚故同列臺省一旦膺特簡稱閱

科。持。內。府。體。統。廷。弼。心。易。之。甫。開。燕。幕。吏。傳。有。外。警。
廷。弼。介。而。馳。命。屬。吏。欵。姚。姚。色。動。未。幾。廷。弼。還。笑。曰。
老。掌。科。毋。恐。此。邊。關。常。事。耳。燕。罷。姚。偵。得。外。實。無。警。
意。廷。弼。戲。之。恨。甚。又。議。以。四。千。金。西。借。兵。力。金。入。兵。
不。出。廷。弼。復。貽。書。諷。之。凡。翰。札。相。遺。故。置。之。不。甚。裁。
答。總。視。爲。書。生。不。諳。大。計。彌。相。失。臺。省。李。希。孔。毛。士。
龍。方。震。孺。疏。攻。宗。文。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疏。攻。廷。
弼。舉。朝。譁。於。五。都。之。市。徒。以。左。右。袒。互。相。詬。誶。於。遼。
事。茫。無。濟。也。廷。弼。亦。引。疾。乞。休。命。袁。應。泰。代。之。計。廷。

彌○在○遼○不○及○兩○年○而○東○障○無○虞○西○堠○無○烟○遼○左○之○頽○
城○如○新○喪○膽○之○人○心○復○定○奉○集○瀋○陽○二○空○城○儼○然○重○
鎮○不○可○謂○非○廷○弼○之○有○造○於○遼○也○廷○弼○去○遼○時○疏○言○
廟○堂○不○知○軍○情○第○憑○塘○報○緩○輒○聞○言○師○老○馬○上○催○戰○
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言○戰○字○比○見○收○拾○纔○定○而○愀○
然○者○又○復○責○戰○矣○言○雖○戇○實○切○中○時○弊○第○自○視○過○高○
才○情○氣○魄○推○倒○一○世○鄙○薄○朝○紳○皆○齷○齪○不○足○掛○齒○眼○
對○大○吏○叱○咤○風○生○兩○司○白○事○不○敢○平○面○視○土○芥○將○帥○
動○輒○施○鞭○扑○持○三○尺○不○少○假○凡○有○興○作○刻○期○鳩○工○紳○

袍○子○衿○役○無○一○免○嚴○逐○遊○客○不○令○遷○延○地○方○稍○容○關○
說○而○勝○心○過○激○所○向○護○前○雖○府○怨○招○尤○而○不○恤○勘○科○
朱○童○蒙○言○官○吏○軍○民○遮○道○代○訴○數○萬○生○靈○皆○舊○經○畧○
所○留○而○功○在○存○遼○罪○在○任○性○亦○定○評○也○廷○弼○謝○罪○僅○
五○月○而○瀋○陽○陷○遼○東○破○經○按○諸○臣○俱○死○廟○堂○追○咎○去○
廷○弼○之○失○益○思○其○言○乃○降○馮○三○元○等○而○削○姚○宗○文○籍○
仍○授○經○畧○專○守○山○海○關○敦○趣○就○道○輔○臣○劉○一○環○主○議○
也○廷○弼○聞○命○卽○起○仍○賜○尚○方○假○便○宜○令○九○卿○祖○餞○都○
門○外○以○寵○其○行○本○兵○張○鶴○鳴○復○設○餞○三○十○里○外○與○有○

所私廷弼岸然曰今日且不必言邊事鶴鳴由此恨之逆奄新竊魁柄殺太監王安廷弼蔑視之無加禮而廷臣與廷弼角者皆隸奄門下日夜媒孽其短特以封疆任重倚毗方專毋敢頌言攻之然皆眈眈視也本兵張鶴鳴撫黔定亂負盛名自許知兵又以前郊餞故與廷弼不相下王化貞新任遼撫氣甚銳化貞兵十三萬治廣寧近而逼廷弼以五千人守右屯去廣寧差遠化貞大言必能靖邊廷弼堅謂廣寧必失河西必危其乞留臣言以券一疏允爲先見然朝

論向化貞者蓋意其或可成功而恨廷弼之侮人過甚也廷弼亦素自詡以爲舍我無可獨當一面者聞化貞遽以此自任意不平復以爭毛文龍功罪互詆之章日上廷弼意在慎重主畫關以守而不欲戰化貞意在過河主戰而不欲守且欲用西人又輕信內間廷弼屢貽書言之化貞終不省本兵張鶴鳴亦主化貞議而撫樞與經畧如水火鶴鳴自請行邊亦欲調劑經撫而經撫終不和廣寧遂陷初化貞於辛酉十月進師所恃惟西兵旣以重資購之壬戌正月二

十一日沙嶺一戰陣方交西兵先遁師大潰
大兵尚未至鎮武廣寧聞之化貞帳下督有爲內間
者疾呼於道曰兵敗矣百姓爭奪城門走部將江朝
棟急入化貞卧內告變化貞方視案牘茫然未知聞
朝棟言趨出廐中馬已被盜去倉皇覓騎奔至閩陽
驛廷弼自右屯至化貞向之大哭廷弼笑啗化貞曰
六萬軍蕩平遼陽今竟何如化貞慙議守寧前廷弼
曰晚矣此時冰解之勢誰與爲守惟護難民入關勿
使失所足矣廷弼意化貞之敗可以自驗其言且已

在關內王在廣寧勅書專令守關關以外非其專轄
與可倖免不知經撫之責功罪一體廣寧雖失寧遠
尚可守也委而去之烏得無罪哉言者並以私逃論
奉旨化貞逮問革廷弼職聽勘廷弼亦自詣法司識
者平心論之廷弼再任經畧不取一錢不通一餽連
章屢揭終日焦唇敝舌與人爭國事如家事且逆奄
盜弄威福士大夫拔墮鬚眉一望茅靡設令稍事委
蛇卽可生出獄門而終不改其強直之性以致獨嬰
顯戮乃化貞棄地宵奔反得延晷福堂甚有以其名

續表忠記 卷之二
入薦牘者此忠臣義士所以拊心而泣血也。法司會
審時上命問廷弼廣寧可復否曰可復則不失又問
何以不可復曰以平章如是之主張以樞部如是之
調遣以經撫如是之籌畫以臺省如是之議論而謂
廣寧可復乎不可復乎此言上聞而一時廷臣爭欲
殺廷弼不可挽矣。與化貞俱坐大辟在獄四年會楊
漣劾奄二十四罪黨人疑出廷弼手有蔣應暘者故
廷弼部下將及下獄代爲投揭白寃時入監左右之
攜有遼東圖畫爲厥衛所緝獲坐妖言棄市牽涉廷

弼五年八月四鼓中貴捧駕帖至廷弼洗沐整冠登
堂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提牢主事張某見胸前懸
謝恩表曰爾不曾讀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廷弼曰
此趙高言也盛世安得有此遂死西市傳首九邊絕
命詞云可惜復可惜報國寸心赤幾度事戎行九死
衽金革雖無衛霍奇三驅遁聲跡掃蕩直需時竚銘
瀚海石人事一朝變頓成芻狗脊繫獨余數奇實惟
國家厄蒼蒼天蓋高微誠何由格萬憤結中懷塞兌
坐焚灸我心已死灰我骨已枯腊我燐騰火青我血

化水碧月冷烏啞啞橋危樹撼撼孤魂依故骸羣蠅
作弔客嶽嶽高岡松矯矯秋旻翮日炯掣電熒氣轟
巨靈擘衝口倒峽流信手奏刀砮左握靈虵珠右搦
雄狐戟顛倒羣策奔叱咤千夫辟只今赤白囊晝夜
飛羽檄婦人冠赤幘將軍服巾幘援袍思鷹揚舍我
其誰適試叩囊底餘猶令風颺息云何剪敵忌甘心
快毒螫長城萬里壞將星中墮罌他日倘鼓輦安得
起死魄絕筆歎可惜一歎天地自行刑時挺立不跪
強項如故廷弼死而遼瀋廣寧竟不可復識者咸惜

廷○弼○才○不○竟○其○用○亦○不○自○善○其○用○坐○爲○樞○撫○所○掣○肘○
身○死○名○僨○悲○夫○長○子○兆○珪○束○身○砥○行○有○聲○庠○序○間○見○
其○父○與○朝○貴○牴○牾○每○乘○間○泣○諫○不○從○及○坐○贓○十○七○萬○
勒○限○嚴○追○久○繫○囹○圜○中○出○而○告○貸○莫○措○迫○而○自○刎○崇○禎○
改○元○乃○免○遺○骸○尚○未○收○次○子○兆○璧○詣○闕○泣○請○御○史○饒○
京○以○爲○言○不○許○輔○臣○韓○爌○力○頌○其○寃○乃○准○歸○葬○南○渡○
贈○官○追○諡○襄○愍○自○後○廟○堂○每○追○思○廷○弼○而○化○貞○至○崇○
禎○四○年○亦○死○西○市○

林時對曰公以遼東傳刊書惑衆借此先罹重辟
聞傳乃僞撰者閣臣袖以進呈附會成獄未幾貴

池興行長安道白日見公歸寓腦裂死本兵卸罪於公得歸故里流賊破穎身首俱碎亦天道也崇禎時輔臣韓爌錢龍錫揭請葬公有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語公道始明焉明名臣言行錄曰宋室不競欲殺岳武穆剪敵忌而壞長城者獨一秦檜耳今舉朝皆檜欲求公之不死遼事之克振其可得乎讀經畧奏牘未嘗不服其才悲其遇而恨小人之誤國也噫趙吉士曰公生平敢於任事議論經濟皆卓卓可見諸施行固一代偉人也封疆一案罪在不守寧前與王撫聯騎入關耳然而公罪究薄於王也使三方之進退盡屬指揮經撫同心以紓國難戰或不足而守可無虞奈何袒撫抑經而謠詠紛如終僨國事諺曰狐埋之而狐搯之則廟堂之操政本者不得辭其責矣若其死於圖讖與死於遼東傳總皆死於黨人也悲夫

葉文忠公傳

老○臣○歷○相○三○朝○始○則○調○護○東○宮○後○復○維○持○奄○難○者○今○猶○追○頌○福○清○云○福○清○者○臺○山○葉○向○高○也○幼○稱○奇○童○就○縣○試○許○令○夢○熊○大○奇○之○聞○邑○有○俞○氏○女○未○婚○召○俞○令○婿○向○高○卽○在○公○堂○拜○花○燭○如○徐○華○亭○受○知○於○提○學○御○史○聶○豹○事○萬○曆○癸○未○成○進○士○入○詞○林○歷○中○允○泰○昌○在○東○宮○出○閣○向○高○主○對○句○寫○倣○指○次○明○切○喜○語○近○侍○曰○此○飛○鬚○先○生○也○向○高○鬚○長○恒○被○風○披○拂○故○云○當○是○時○四○明○柄○國○不○協○於○江○夏○妖○言○起○向○高○爲○南○少○宰○貽○書

規諷四明大忤其意以此在南不調者十二年品望益重四明歸乃入閣萬曆久不視朝宮中共晨夕者惟鄭貴妃與左右大璫數人羣臣章奏槩不批發京朝官缺者槩不點補大僚乞休者竟出國門不復候旨而監視四遣民怨沸騰甚且騷擾激變四方紛起向高隨事具密揭以進上或從或否外廷或聞或不聞亦惟匪躬自靖而已繼而朝政日頽東宮不講學枚卜不行起廢考選諸邊兵餉吏部察典兵部軍政皆置寢擱內閣朱賡卒李廷機去惟向高一入調旨

部院大臣現在供職者不過三數人科道初亦上疏請之請之不得咸歸咎於向高以爲焉用彼相非不知其心力費盡無可如何第指謫交加庶幾上聞或得所請而上終付之不問屢疏乞休又不聽其去向高之地益難而心益苦矣臺省又遺書責向高不能率九卿伏闕向高曰伏闕事我朝凡兩見未嘗一聽皆杖死數十人大損主德況正嘉間止爭一事今之事多矣將何所指乎毋論上不聽也卽幸而聽一二事矣其他之不聽者又將伏闕乎久之則亦爲故事

矣。宜該部連疏苦請而躬於文華門候旨。衆咸服之。黔國庄丁收租橫索向高奏歸之。有司民乃得安。西
北東林浙閩之爭調停必軌於正。癸丑典會試。特命
卽闈中票旨且增額。示眷向高感恩深重於東朝。調
護尤力。皇太子生母貴妃王氏薨。向高力持喪葬。咸
得盡禮。鄭貴妃寵旣專。夕而母愛子抱。上意獨眷福
王。幾啓奪嫡之嫌矣。羣臣屢請之。國日期屢易而未
有行意向高。婉轉調停得旨。造福王府。第人心乃安。
妄男子王曰乾。效妖書。故轍撼及宮闈。謂呪詛皇太

子語多涉貴妃。通政司叅疏上。向高隨具揭付內臣
告之。故且曰。上問方進。上果覽疏震怒。莫知所處。掀
翻御案。左右辟易曰。此大事。閣臣何以無言。璫應聲
以揭進。大約謂小人奸計。當靜以處之。母爲所動。上
覽之。威頓。霽緘。疏不問。皇太子取揭稿對以皇上旣
置不問。殿下亦毋庸更覽。太子深是之。向高遂揭言
東宮輟講八年。福王之國無期。致啓羣疑。實難家喻
上。又以聖母稀齡爲辭。向高請上。豫慶卽遣王行。所
撥土田四萬頃。向高疏減其一。又請王自辭其一。漸

續表忠記 卷之二
有次第次年二月聖母崩撰遺詔明著婚封定期并
釋楚宗又蠲稅額之半中外懽呼一日貴妃遣人來
言曰先生全力爲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向高正
色曰此正老臣全力爲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
云百歲者徒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爲不高趣此
寵眷時啓行資贈倍厚宮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
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況積年口語可畏王一
之國百口冰解更得賢聲老臣爲王何所不至耶貴
妃心動乃如期行先是禮部定儀注王之國別皇太

子四拜坐受無他語向高密啓皇太子必當加意太
子深然之欲下座答拜福王固辭乃立受答其二握
手泣別送至宮門福王過望帝與貴妃皆大喜太后
山陵題主例應次輔上特遣向高亦異數也襄事畢
遂請省葬不允固請乃加少師坐蟒馳驛又令留數
日毋卽行向高疏勸舉政用人并薦名臣鄒元標等
有旨褒答且遣內臣齋藏經賜其邑黃蘗寺并圖其
山川以歸張差事起上歎曰葉閣老在事不至此泰
昌卽位命召向高天啓復趣之入時南昌在閣與老

瑞王安同心輔政向高入南昌遜之居首揆朝政一
新未幾王安見殺南昌以言去國逆奄勢益橫以向
高耆碩未敢失禮向高亦曲加調護朝士倚之文震
孟以言事忤瑞欲杖之向高力爭謂此乃今上首科
狀元且文丞相孫也奈何得罪神明蓋燕俗敬事信
國遂得解他如救章允儒帥衆周宗建之廷杖高攀
龍劉宗周之重處向高力居多嘗曰昔年事神廟以
手代口所請多允今日與內臣執辯以口代手所處
益難閣中一片地幾成口舌塲矣後卒如向高言歎

人汪文言者故王安客出入向高門下亦與楊左諸
君子往來羣小借以傾諸君子而向高亦不安其位
矣當副憲楊漣劾奄二十四罪時九卿科道疏連上
與向高爲助應曰閣臣與廷臣所處不同廷臣主發
奸不憤激則不盡情閣臣主平章若附和反致僨事
因具密揭言忠賢之勤勞朝廷寵眷已隆盛滿難居
宜聽歸私第善全終始楊漣一人之言容有過激未
幾而諸疏繼至矣又未幾而臺省九卿復有公疏矣
留都各衙門公疏叠至矣舉朝闕然卽臣等亦被其

指○摘○甚○者○疑○爲○忠○賢○畫○策○當○與○焦○芳○同○傳○矣○揭○上○大○
與○奄○忤○又○言○內○操○一○事○祖○宗○朝○所○無○聚○數○萬○甲○兵○於○
肘○腋○間○今○時○雖○無○可○慮○他○日○終○成○隱○憂○止○之○便○益○拂○
奄○意○已○而○向○高○甥○御○史○林○汝○翥○以○畏○廷○杖○潛○遁○羣○奄○
圍○向○高○第○大○索○向○高○疏○言○中○官○圍○閣○臣○私○宅○搜○索○朝○
官○二○百○餘○年○來○所○無○臣○若○不○去○何○顏○見○士○大○夫○奉○旨○
慰○留○向○高○決○意○引○退○恩○禮○有○加○嗣○後○南○昌○蒲○州○皆○遭○
削○奪○向○高○歸○二○年○甲○子○卒○於○家○贈○卹○獨○優○向○高○初○去○
國○疏○至○六○十○二○再○去○疏○至○六○十○七○始○放○行○蓋○前○所○處○

者○在○骨○肉○之○間○後○所○處○者○在○豎○嫗○之○際○其○艱○難○倍○於○
尋○常○萬○萬○讀○向○高○傳○而○論○其○世○亦○可○以○諒○其○心○矣○

趙吉士曰公之相業善於因事就功此正學問經
濟大過人處豈小儒淺見者所得而測其涯涘哉

易曰樽酒簋食用缶納約自牖其公之謂歟

盧宜曰公在綸屏多所補救而請止廷杖功尤不

淺此皆公之妙用也廷杖與東西廠錦衣衛皆前

代所未有而殺人甚慘舉大小百官之命反懸於

二三旗校之手此外又有囊頭之辱以宣廟之明

主而獨創此刑枷御史嚴愷等三人雖曰此三人

者沉湎酒色久不朝參故與衆懲之然此例一開
迨正統而辱及尚書侍郎以祭酒李時勉之剛方
正直抗顏爲胄子師而恣中官王振之威福尤爲
可歎其後死於廷杖者更不可數計故事凡杖者
以繩縛兩腕囚服逮赴午門外每入一門門扉隨
闔至杖所列校百人執棍立兩旁司禮宣駕帖訖

坐午門西墀下之左錦衣衛使坐於右其下趨走者皆服緋須臾縛受杖者定左右厲聲喝擱棍則一人持棍出擱於應杖者股上喝打卽行杖杖至三則喝令著實打或伺上意不測喝令用心打則必無生理矣五杖則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環列者羣和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慄凡杖承以布四人昇之杖畢舉布擲諸地幾絕者十恒八九世宗朝刑部尚書林俊遺表切諫畧曰臣見成化時廷杖三五人皆容其厚綿底衣裹以重氈疊帕猶卧褥數月淤血方消正德時逆瑾始令去衣以諫止南巡杖舒芬黃鞏等一百三十人死者陸宸等十一人嘉靖三年羣臣爭大禮聚哭左順門杖豐熙等一百三十四人死者王思等十七人此其最酷者矣神宗時爭首輔張居正奪情杖翰林趙用賢吳中行主事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五人天下寃之其後神宗益厭言者疏多留中廷杖浸不用至天啓四年太監王體乾奉勅大審復開其端杖戚畹李承恩以媚忠賢又杖斃主事萬璟御史吳裕中以威

脅廷臣公特疏言以數十年不行之儆政而三見於旬日之間萬璟已亡林汝燾汪文言亦將就斃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以全好生之德其後雖殞諸君子於詔獄不復廷杖則皆公疏之杜其機芽也又曰聞廷杖者杖畢負而出亟剗去腐肉割黑羊股肉以補之肉雖聯合而羊毛終不落天陰則刺痛宜里中楊文懿公守陳曾受杖亦用此法而行杖時視受杖者之足如箕張則可生如靴尖一斂不可救矣

劉文端公傳

有明萬曆庚申歲一月三朝宮闈事變叵測其扶危定傾奠宗社而翼幼主者在閣臣中首推劉文端一燦云一燦號是菴南昌人父曰材官布政兄一焜官巡撫一燦與仲兄一焜同舉進士門第高華號爲三劉一燦嚴氣正性樂善持公丁巳京察有欲中繆宮允昌期者一燦方爲翰林掌院力持得免泰昌卽位召福清於家而進一燦宗伯入東閣與蒲州並命一時慶綸扉得人不及一月上不豫一燦受顧命次日

續表忠言 卷之二
晏駕羣臣進將哭臨爲守門內侍所阻楊給事漣厲
聲叱之乃入舉哀畢一燦卽問皇長子安在太監王
安曰李選侍匿禁煖閣中要封皇貴妃一燦大言誰
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趨而入上見
安呼曰伴伴來救我安軟語選侍皇長子不出諸大
臣不肯退第一出見羣臣卽還選侍初領之旣而悔
攬上裾不釋手安直前擁抱皇太子趨而出英國公
張維賢捧右手一燦捧左手升寶座呼萬歲事乃定
選侍猶趣呼皇長子還閣一燦不可請暫居慈寧上

喜顧語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髯閣下伴我乃無恐
一燦髯修故云翌日周冢宰嘉謨楊給事漣左御史
光斗疏請選侍移宮首輔方從哲議展期一燦不可
曰有先朝故事在今處慈寧暫耳新天子不居乾清
將誰居選侍卽日移噦鸞宮上乃入居乾清而移宮
之謫起矣當是時首輔以人言去福清召未至一燦
內與老璫王安外與同列韓爌同心輔政收召名賢
人○以○爲○太○平○可○致○而○覺○孽○漸○萌○有○不○得○竟○行○其○志○者
內侍李進忠田詔等盜內庫金寶上傳饒死羣奄疏

辯一燬引例執奏封還原本而內侍恨逆奄援陵工
邀敘一燬引祖制抑之又與福清救言官之劾逆賢
攻客氏者而客魏恨謂遼事鑿空東江不足恃西援
未可信議棄廣寧者三尺不可貸而島帥寧撫與逃
將恨遼瀋失陷一燬念前經畧熊廷弼固守經年臺
省交章構陷坐撤長城遂於經筵面奏廟堂提掇中
外精神全在用舍賞罰各得其當不慮邊臣不用命
疆宇不寧謐因擬諭令查究論劾廷弼諸姓名法司
治罪得旨處分仍起廷弼爲經畧人心大快而言路

之側目護黨者交恨於是合謀逐一燬先造蜚語謂
一燬不欲福清入政府給事某疏殺王安隨即例轉
其黨指一燬爲王安報仇而謀翻移宮者復詆譎萬
端一燬去志遂決抗疏至十二上乃得請陞辭疏勸
皇上延見儒臣留心經史復爲王安熊廷弼聲冤累
累數百言痛切明快直道大昭逆奄與攻廷弼者恨
益深一燬去後身受削奪而大獄煩興衣冠塗炭祖
宗二百餘年培養之元氣銷磨殆盡士運厄而國運
隨之然後痛恨於羣小之貽禍也亦已晚矣削奪後

風波時起常從容語所親曰吾孤生餘年命如懸絲
仰賴九廟神靈與一腔心血耳彼以三案殺我則與
應山同日以封疆殺我則與經畧同科持忠入地復
何所憾讀書樂道危坐竟日坦然若無所與者崇禎
登極詔復官階遣行人存問至九年乃卒訃聞輟朝
優贈諡文端

趙吉士曰公進則以道事君退則樂天知命身履
端涖而屋廬如故僮僕數人門庭如寒素蓋有學
問行乎其間而非功名之士可同日語也黃宮詹
道周詩曰二十年來塵土裏無人更說南昌劉鳴
呼所感深矣

大學士韓公傳

附姪孫歷城知縣承宣昭宣

明泰昌朝顧命大臣以忠清正直著者推南昌與蒲
州皆爲逆奄所摧抑蒲州後雖再起亦不竟其用而
去復死於闖賊之難云蒲州者韓爌號象雲由進士
入翰林歷官至禮部侍郎泰昌登極進宗伯拜東閣
未幾上不豫首輔方從哲奏進李可灼紅丸次早上
崩諸臣方咎用藥之悞從哲請賞可灼銀五十兩於
是指摘交加禮臣孫慎行疏引許世子以責從哲比
於弑君盈廷大閔爌獨言國家有大體以光皇聖明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九
而目之曰弒筆之於史何以示後且諸臣借受顧命
不能奏止均之罪也安得獨坐首輔請諭告中外使
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年者勿以信史爲謗史
則先帝高朗之令名與皇上光揚之大孝正終正始
永世有辭爨疏出而戍可灼以成獄從哲得以善去
卽慎行等亦不以異議爲嫌也福清召至爨與南昌
三人同在政府天下引領望治而逆奄與客氏漸竊
朝柄導上佚遊副憲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僉憲左
光斗吏科都魏大中繼之司寇王紀臺省周宗建李

應昇黃尊素等章滿公車南京部院大臣陳道亨等
國學祭酒蔡毅中等公疏抨彈天啓皆置之不問爨
屢進揭帖亦抑而不省福清知勢不可回先乞休去
爨與南昌竭力支撐奄勢益橫朝政益非冢宰總憲
皆跟蹌去位爨力言一日而去兩大臣軍民失望且
御批竟發不復到閣而高攀龍一疏經臣票擬又蒙
御筆改移大駭觀聽旨復切責爨乃上疏自劾略曰
臣以謏劣承乏中書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無
能抒宵旰之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撈掠朝堂無能挽

雷霆之怒。以至先後多官之黜。諭旨中出之變。在聖明祇肅紀綱。乃中外懼與黨禍。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爲封還之戇。亟請褫官治罪。旨又切責。予告去封疆。獄起摘爨。票擬輕庇。矯旨削籍。坐贓二千兩。家人韓三拷死獄中。爨悉變田宅以償。因棲息先墓。勢方岌岌。天啓崩。得解崇禎。立召爨復相。逆黨力爲阻執。不聽。既陞。見慰勞甚。至旋取禁中凡羣臣媚逆章奏。槩行發爨。以六等治罪。案成。疏言彼重處者。知媚逆之不可爲。卽寬政尚從褫。

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槁項亦屬恩波。頒行天下。咸服其公。一日上以汰兵裁驛二議。問爨言。汰兵當清占冒。及增設浮兵。若衝地舊額。固不可汰。驛遞疲累。當責按臣核減。以蘇民困。其所節省者。當卽蠲之本處地方。以示德意。上深是之。經略旣刑遺骸。尚未收。次子兆璧泣請爨力以爲言。上感動。乃許收葬。時廷臣齟齬東林者。爭撼逆案。冀援引一二人。以漸更置。爨堅持之。羣小耽耽力請致仕。乃賜銀幣。命行人馳驛送歸。十七年闖賊渡河入晉。破平陽。陷

蒲州時曠已病亟繫其幼子以肩輿昇曠去受驚而
殂子得放還曠姪孫承宣中崇禎甲戌進士爲濟南
歷城知縣戊寅冬城破正衣冠自縊殉節而死承宣
弟昭宣最勇健由曠廕官至青州兵備道甲申四月
大兵定燕京棄官歸戊子起兵戰歿於陣

文秉先撥誌曰韓三之獄奄黨欲牽陷蒲州崔呈
秀等復從中主之王體乾李永貞等先宣言世廟
時夏文愍故事逆賢已有成心幸韓三至死不肯
妄承雖追賊而得免奇禍云
盧宜曰野乘贊公家居幾二十年無求田問舍之
事無梯山駕壑之舉無煦嘔骹骸之態無崖岸巔
絕之容擬之古人殆李文靖一流而所遇又不同
矣

楊忠烈公傳

附郎中蘇繼歐

有明三百年相臣前有三楊曰楊榮楊溥楊士奇最
後楊一清能寘逆奄劉瑾於死爲尤著諫臣亦有三
楊曰楊爵楊最楊繼盛最後楊漣首攻逆奄魏忠賢
以死爲尤烈而一代盛衰之概約略可見矣漣字文
孺號大洪湖廣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初令常熟劇
甚政廉明豪猾懾服縣大治俸薄不足贍家口其兄
破產資之以高等優擢諫垣漣之在諫垣也章數十
上如叅經略熊廷弼兵部尚書黃嘉善皆侃侃中機

要而功莫大於移宮節莫壯於劾奄萬曆寢疾久皇太子希得進見漣告首輔方從哲當直宿閣中每日率百官候安如宋文潞公故事不必見上亦不必令上知第令內侍知大臣在門足矣又傳語東宮伴讀王安皇長子當力請入侍遲明而入日暮而退以備非常及泰昌卽位甫十日不豫先是鄭貴妃新集女樂十人將進萬曆因病調攝而停至是卽以進賀帝體素羸一夕連御二生二旦次日得疾御藥房內侍崔文昇用大黃泄之遂洞下不止漣抗言藥悞請召

皇長子入侍且寢鄭貴妃封后命未幾傳錦衣宣漣并閣部大臣咸疑上怒且予杖閣臣咎漣言過戇漣不爲動執之愈堅旣入上目注漣者久之慰諭諸臣出辛未再召上顧皇長子曰科臣楊漣說渠宜常在朕左右極是又諭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者再甲戌上大漸復召諸臣及漣入受顧命顧命大臣事也漣以七品官得之益感激思報上崩諸臣將哭臨內侍守門持挺亂下漣厲聲叱之乃入先是受顧命時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復趣之出啓上冊立爲后上不

應至是復擁遏皇嗣於內司禮監王安詒之出羣臣
呼萬歲選侍召回皇嗣者三漣厲聲格之遂登文華
殿羣臣禮見畢擁皇嗣歸慈慶而選侍猶踞乾清儼
然以母道自居漣與冢宰周嘉謨御史左光斗漣疏
請移宮首輔方從哲議稍緩其期漣面折之復呼選
侍內使責以厲辭聲淚併咽上顧內侍曰鬚子官真
忠臣也於是宮乃移選侍亦卒不得封皇貴妃當是
時漣以一身奪人主於婦寺之手外戒金吾內防宮
掖坐宮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鬚盡白非漣識力堅

定事且不可知雖不自以爲功而忌其功者多矣宮
既移言者分左右袒互訐不已漣復疏言臣於當日
卽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
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卽
本日緝獲盜寶罪璫只宜殲厥渠魁毋滋蔓引大抵
宸居未定先帝之付託爲重平日之寵愛爲輕宸居
已定旣盡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皇上如天之度臣
之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伏乞皇上於皇弟皇妹時勤
召見於李選侍酌加恩數庶幾仰體先帝遺意疏上

續表忠言 卷之二
報聞漣持論本平終爲羣小所側目適孫如游入閣
漣出孫門忌者指漣爲之地於是屢疏求退乃予告
御史高弘圖深惜其去特疏請召漣隨陞副憲魏忠
賢與客氏譖殺王安漣家居時見官府可駭事不勝
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誅此豎以報先帝其出也託
少子於執友而御老母以行意如受顧命時得行其
志不知羽翼已成豐籜見斗而莫能摧也旣而忠賢
逐老成冒恩廕創內操用立枷稔毒愈肆漣疏列二
十四大罪盡發其奸忠賢惶恐泣訴御前客氏與奄

黨王體乾曲爲彌縫溫旨慰賢且責漣尋端沽直然
自漣首請上方而攻忠賢者疏且摑至矣會推冢宰
漣以註籍不與矯旨責以規避褫職而恨漣刺骨必
欲殺之第移宮名甚正難以坐罪復逮汪文言構熊
廷弼大獄廷弼者漣垣中所推也能爲臺省排構漣
疏直之謂議經略者終難抹煞其功憐經略者亦難
掩飾其罪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倖安罪在積衰
莫振悵萬全之無策熊得解任聽勘漣持論實平奄
黨迎奄意誣漣與左魏等納賄故縱遣緹騎逮漣先

酷拷汪文言逼使引漣文言仰天笑曰安有貪賊楊
大洪乎有甥見其受刑慘毒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
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泣耶死不承漣至
許顯純迎奄意酷刑坐賊漣惟呼太祖高皇帝不少
屈卒斃於獄時年五十有四漣之死土囊壓身鐵釘
貫耳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僅以血濺衣
裹置棺中畢命之日白氣貫斗襯歸無葬地置於河
側天下冤之諸君子在鎮撫司面黑如墨頭禿如僧
用尺帛裹之衣服上膿血如染漣鬚髮俱白更爲可

憐○皆○坐○賊○而○死○發○撫○按○追○比○家○屬○漣○素○貧○家○既○破○老
母○妻○子○寄○居○譙○樓○上○親○戚○恐○禍○及○無○敢○留○者○追○賊○限
急○瀕○死○忠○賢○殛○乃○免○當○就○逮○時○士○民○團○聚○洶○洶○道○府
委○曲○開○諭○不○散○勢○且○激○變○漣○帶○刑○具○向○士○民○叩○頭○哀
懇○乃○解○起○程○之○日○哭○送○者○數○萬○人○所○過○市○集○扳○檻○車
看○忠○臣○炷○香○設○醮○祝○生○還○者○自○荆○達○豫○綿○亘○千○里○送
至○黃○河○者○以○千○計○販○夫○菜○傭○亦○爭○以○數○錢○投○縣○令○匭
中○代○爲○輸○贓○八○十○老○母○及○三○子○僅○出○城○永○訣○旗○尉○屏
呵○不○許○隨○行○至○河○南○許○州○鄉○紳○郎○中○蘇○繼○歐○與○漣○爲

舊識送飯一席被偵探削奪蘇懼後禍自經崇禎改元乃膺卹典特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烈廕其子之易為郎已追在官贓銀三百兩給還贍母繼歐亦贈太常卿從優予祭葬漣與左光斗為同年生同貳憲府同劾逆奄同以七月二十五日死故天下稱楊左如漢李杜云

李遜之三朝野記曰羣小計陷六君子初擬移宮以止屬楊左與顧大章無預且苦於無賊封疆止周朝瑞薦熊廷弼顧大章同奄黨爭辨與楊左四人又無預於是合兩案為一局而首倡封疆之說以定殺人之謀又獻申通王安之說俾殺之有名而諸君子一網盡矣

趙吉士曰公處危疑之際居政府者錯愕不敢發公獨毅然任嫌怨而不恤方諸呂端之鎖閣韓琦之撤簾何以異焉迨後身罹瑄禍九死不回於諸楊尤烈矣

死於正命一為阮大鍼以黨附逆奄毒螫清流且延禍江左而究死於非命光斗號蒼嶼生時月當大斗

楊左如漢李杜云

李遜之三朝野記曰羣小計陷六君子初擬移官以止屬楊左與顧大章無預且苦於無職計議止尉次際矣繼廷補顧人章同奄黨爭辨與楊左四公讎嫌所以異焉並銜良郵辭職不問成請公讎嫌然其辭恐而不此衣結呂繼文餘閣神高鉄吉士曰公數武疎之網其如執者誰罪不嫌發

左忠毅公傳

附容城孝廉孫奇逢

阮大鍼始

皖城兩進士並列臺省一為左光斗以抨擊逆奄而死於正命一為阮大鍼以黨附逆奄毒螫清流且延禍江左而究死於非命光斗號蒼嶼生時月當大斗故以命名九歲能作粥賦長老競奇之由進士授中書陟御史風裁卓犖視北直屯政請做漢力田科以屯入多寡為殿最使人自為田又請置屯學設博士弟子因屯糧置餼詔俱報可屯功大舉鄒元標道過見之嘆曰往三十年都人視藁秸猶扶桑也今畝棲

續表忠言 卷之二
若此人苟有才天氣地力皆可得而變也萬曆不豫
內璫劉朝矯東宮旨索世廟戚畹絕庄光斗還封不
啓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私自
進奉乎又糾巨璫陳登奪子粒爲屯蠹當按憲紀肅
然一時稱真御史隨改督學獎才絕倖倣古弓箭社
教士習射及山東白蓮教起奏功者半儒生泰昌升
遐李選侍猶踞乾清光斗抗疏言內庭之有乾清宮
猶外庭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
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

移置別殿非但避嫌疑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李氏旣
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乾清而殿下反居慈慶不
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將借撫養之
名行專制之實恐武氏之禍復見於今臣誠有不忍
言者矣楊漣旣已堅持復得光斗疏佐之乃移曦鸞
上已正位言者葛藤不已光斗復言宮未移則皇居
宜肅宮旣移則大體當存若內侍盜寶株連輩亦應
槩從寬典如田叔燒梁獄詞者其守正持平如此泰
昌賓天年號未定光斗曰今日以天啓存泰昌非以

泰昌更萬曆也。當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議始定。當是時言路初開。光斗轉僉憲。楊漣爲副。憲魏大中爲吏科都羣賢茹進而吏科阮大鍼性傾險。與光斗同郡臭味素不投。又新以補缺與大中忤。投身逆奄刑科傅櫬亦結奄甥傅應星爲兄弟。大鍼嗾櫬借汪文言劾光斗。并及大中。奄矯旨下文言獄。光斗疏辯發其冒認兄弟事。而楊疏上矣。疏內叩馬獻策語。隱指大鍼。因忠賢進香涿州。大鍼途中獻百官圖。或云卽點將錄媚逆以殺人也。楊疏光斗實贊之。復具

專疏繼其後。逆奄與其黨恨甚大。鍼復簧鼓其間。必欲殺此三人。會推冢宰矯旨責以鉗制徇私。光斗與楊俱革職去。封疆獄起。緹騎至光斗父母年皆八十餘。一慟絕地。光斗大哭曰。兒不幸遺父母憂。但不敢蒙面屈膝。甘作奄豎乾兒。正恐百世不改爲父母羞也。行過白溝。與孫孝廉奇逢。月下相向柝聲聒耳。緹騎左右環侍。光斗舉止自若。時客氏弟光先素不禮於士君子。語所善者曰。被逮諸老。囑我婉轉謀之。庶必有濟。孫以語光斗。光斗曰。我輩素具鬚眉。寧可向

婦人女子求活耶下獄對簿文言已前死許顯純周
燬其詞坐光斗贓二萬兩先是光斗爲北直屯院曾
以十三場籽粒爲定與開永遠之利鹿太公集鄉民
告之故皆雨泣願計畝捐助又爲學院時廉而公所
拔皆知名士通省諸生聞追贓急各願代輸甫兩日
卽得數百金先賫入都計且陸續運送而光斗已斃
於獄矣時年五十有二死後徵贓盡籍田廬十不得
一二并及宗戚財俱盡家屬繫獄者纍纍母周太夫
人哭死長兄光霽累死兩弟光先光明幾死倖免而

大○鉞○竟○高○陟○京○卿○奄○誅○大○鉞○遣○戍○諸○君○子○同○邀○卹○典
光斗贈副都祭葬廕子弘光時加諡忠毅弘光者福
王世子以避難依鳳督馬士英煤山變擁至金陵卽
位士英素與大鉞厚起用之舉朝力爭不得竟筦樞
柄士英雖居政府故疎鄙一切線索皆大鉞所提掇
大鉞日夜與其黨謀翻逆案且計陷光斗弟御史光
先濁亂朝紀左良玉以避闖南下聲言討君側馬阮
盡抽京口兵遏上游金陵遂破士英率黔兵假奉太
后南遷與大鉞至紹興僉事王思任上書太后乞斬

士英以謝天下臺省劉明孝林時對交疏攻大鉞逐
之士英窮無所歸依營帥方國安紹興又破謀挾監
國投獻軍前監國先已脫走乃擁殘兵數千請入閩
不許士英遜至天台山寺獲之與國安大鉞皆降繼
獲閩中龍楨得三人連名請駕出關願爲內應疏在
已降後大鉞方遊山聞之自知不免投崖死仍戮其
屍士英斬於建寧國安斬於杭州

林時對曰阮大鉞者薄有才技而蕩軼名教爲鄉
評所不齒夤入吏垣投身奄幕專與東林爲難凡
逮死諸君子皆與其謀人以巨魁目之奄敗罪列
城旦每思乘間翻案賴威廟持之堅遂絕意仕進

流寓金陵廣買妓妾以歌舞自娛雅善填詞有春
燈謎燕子箋諸劇傳播詞場馬士英者黔省世家
子爲宣府巡撫以罪罷職亦寓金陵相得甚歡大
鉞間以女妓遺之士英益喜成莫逆陽羨再召大
鉞迂之所請甚哀周言逆案難翻廢籍中誰爲若
知交可用者以士英對時編戊籍忽起鳳督茫然
莫解旣知大鉞薦甚德之後擁立福藩晉揆席破
格起用大鉞舉朝爭之馬估權求勝密請召對超
擢江防兵部侍郎一時衆正相繼去國羣小連類
以進任意掀翻世界重理三案至欲斲楊左之棺
與同文之獄撤江防以禦左兵而宗社覆矣
黃宗羲作陳貞慧墓誌略曰周鏞沈壽民讀書句
曲貞慧與吳應箕讀書毫村皆好持清議裁量公
卿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而宜
興復相又思援手大鉞會壽民保舉入京劾楊武
陵并及大鉞貞慧與應箕因草留都防亂揭顧杲
爲首一時勝流咸列姓名大鉞杜門咋舌欲死崇
禎已卯金陵解試貞慧應箕舉國門廣業之社大

略揭中人也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鉞以為笑樂馬士英定策大鉞暴起遂廣揭中姓名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鑣下獄死壽民應箕及沈士柱皆亡命余與杲從徐署丞疏逮問而貞慧亦為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濱十死

附記 阮大鉞之投崖戮屍編年所載也再考錢秉鐙所知錄則記馬士英方國安等斬於延平又與編年稍異及見宜里中萬言所編阮大鉞傳則載當錢塘分守時大鉞先通降表為內問者一年矣順治三年六月初

大兵渡江士英國安等皆走大鉞獨迎降以內院從征方潯暑抵仙霞嶺而忽腫諸帥慮其不任鞍馬令少憩衢州大鉞詫曰我年雖六十餘騎生馬挽強弓有何病乎上嶺羣帥皆按轡徐行大鉞獨賈勇先登相去頗遠久之再歷五顯嶺見其馬嚙草路傍身橫危石上死矣羣帥駭嘆而去家僮下嶺求棺不得三日後乃以一門扉募土人往舁之已潰爛蛆蟲穿穴矣其僕云大鉞至嶺上即連呼

雷公饒我僕訝之大鉞指曰此非雷公耶語未畢墜萬仞崖碎骨而死蓋大鉞先以私怨致雷演祚於死人遂傳為冤報二說不同姑並存之

趙吉士曰語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其左阮之謂乎忠毅殺身成仁而大鉞以七十之年徧地流毒卒乃投崖戮屍稍洩神人之憤論世者猶恨其晚矣

魏忠節公傳

附曹郎魏浣初

逆○奄○初○竊○朝○命○而○先○被○其○禍○者○為○前○六○君○子○嘉○善○魏○忠○節○大○中○其○一○也○天○中○字○孔○時○號○廓○園○母○薛○夜○半○據○

蓐○壁○棟○間○火○光○熒○熒○駭○為○鬼○燒○緣○棟○上○升○至○屋○梁○之○

正○中○而○大○中○生○家○酷○貧○父○訓○蒙○村○塾○挈○家○相○就○歲○輒○

徙○不○恒○厥○居○四○歲○善○屬○對○八○歲○隨○父○塾○徧○授○諸○童○子○

誦○稱○為○小○先○生○十○六○歲○往○候○其○叔○病○叔○家○素○康○或○曰○

若○叔○無○子○病○且○革○欲○嗣○若○矣○大○中○蹙○然○曰○幸○謝○叔○吾○

父○止○予○一○子○若○嗣○叔○則○父○將○誰○嗣○堅○不○許○冠○童○子○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洋無錫高攀龍過嘉善深器之大中遂執弟子禮已
西登賢書貧如故仍授徒賃屋三楹深不倍丈簷低
僂而入東楹作竈勢欲傾一木斜支之家人出入日
數十俯簾繩黑脆垂垂址又低窪晴霽亦濕閭閻細
民所不堪大中處之恬如也丙辰成進士授行人冊
封代世子鼎涓例有所贈不受同事者強之謝曰世
子與鼎莎爭立費金錢多矣須令知朝廷上原有不
愛金錢者再使岷藩擢工科給事中當是時天啓新
卽位魏奄私客氏漸操大柄總憲缺部推鄒元標奄

意有所屬矯旨別推大中力持之又糾黜諸巡撫之
不職者人謂大中每發必拔繫驢之糜其實身犯衆
怒而不恤也繼轉禮垣時卹典濫甚大中引會典裁
之吃不可動甲子吏科都缺阮大鍼爲奄義子已先
得之而忌大中不已冢宰循資以大中名上刑科傳
檄結奄甥傳應星爲兄弟大鍼嗾汪文言而羅
織及大中汪文言者內閣中書有口辯每往來公卿
間時或刺探意旨招搖於外事亦未可知然無跡可
指也文言先已廷杖褫職未幾憲副楊漣劾奄二十

續表忠言 卷之二 三
四罪大中復抗章極論謂漣疏未發票而忠賢疏先
下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下沒其忠
愛罪其沽直矣惡狀代爲任咎逆跡代爲分割自疏
自票盡出忠賢之意恐漣疏尚未經御覽也懷冲太
子何以不育裕妃何以革封皇上南郊胡貴人何以
暴亡有其事未有不傳之外者皇上身爲天子而三
宮列嬪盡懸於忠賢客氏之手危如朝露能不寒心
宜納憲臣之言立斬忠賢驅除客氏爲宗社久長計
奄大怒賴閣臣葉向高力救
或云韓爌得從輕罰俸先是

大中將請假值計典方舉河南道袁化中疏留大中
新旨禁餽遺霍丘令家人以書怕投於途厥衛番役
滿長安不得已發其事適晉撫缺奄黨欲得之而趙
冢宰以謝應祥上謝舊令嘉善忌者以爲出大中意
時閣臣魏廣微頒曆不至享太廟又後至大中同陪
祀者糾之廣微慚憤其鄉人御史陳某遂摘晉撫事
攻大中降調與楊左同出國門去乙丑大獄起奄黨
聚謀非熊督失陷封疆案不足盡死諸君子遂捏汪
文言爲廷弼行賄許顯純酷煨文言文言辯甚力至

死○不○承○乃○代○砌○獄○詞○急○斃○之○以○滅○口○然○朝○審○日○有○旨○
 待○熊○以○不○死○而○大○中○堅○不○畫○題○固○欲○以○國○法○死○熊○者○
 反○誣○以○受○賊○良○可○痛○也○四○月○十○一○日○緹○騎○至○大○雷○電○
 風○吼○水○立○士○民○慟○哭○送○者○數○千○人○闔○縣○百○姓○為○大○中○
 設○醮○請○命○於○上○帝○蓋○以○登○籍○後○每○事○為○桑○梓○造○福○也○
 六○月○十○八○日○入○詔○獄○受○酷○刑○坐○贓○三○千○兩○五○日○一○比○
 又○切○責○顯○純○改○三○日○六○君○子○同○被○慘○毒○弛○杻○則○梭○弛○
 鐐○則○夾○弛○梭○與○夾○仍○帶○鐐○杻○受○棍○疊○棍○所○中○結○為○黑○
 丁○黑○丁○漸○陷○為○深○坎○深○坎○上○以○膏○藥○裹○焉○再○宿○復○加○

拷○掠○藥○裹○揭○去○棍○棍○擊○赤○肉○肉○敗○生○蛆○淋○滴○零○落○獄○
 卒○皆○酸○鼻○顯○純○則○揚○揚○如○也○七○月○十○九○日○楊○左○與○大○
 中○俱○用○全○刑○全○刑○者○一○夾○敲○五○十○槓○子○一○梭○穿○梭○五○
 十○或○一○百○謂○之○一○套○楊○大○號○而○無○回○聲○左○聲○叻○叻○如○
 小○兒○大○中○則○伏○地○受○刑○竟○同○木○偶○二○十○四○日○復○用○全○
 刑○大○中○初○聞○痛○楚○聲○已○而○寂○然○顯○純○令○管○事○二○人○入○
 獄○諭○獄○卒○葉○文○仲○將○大○中○與○楊○左○俱○昇○至○後○監○顧○大○
 章○問○故○獄○卒○云○莫○問○今○夜○三○位○老○爺○要○壁○挺○了○獄○中○
 諱○言○死○故○云○壁○挺○楊○左○以○二○十○五○日○報○故○大○中○以○二○

續表忠言 卷之二 三
十六日終不知死期與死法也。天暑發雷，領埋旨。故
久不下三十日，始借楊左從牢穴中出，骸漲而黑，面
與鼻平，坡坡有零落，憂并穢褥，捲之入棺，家屬不得
憑而一哭也。奄誅次子學濂，刺血頌冤六君子同邀
卹典。大中特加諡忠節，長子學泚，祔葬御塋，配食專
祠。贈誥云：相分公媪，當蔡京童貫之時，士亢君宗，開
寶武陳蕃之禍，以爾臣忠章為子孝，位於箕尾，識歸
天傳說之星炳，彼丹青表入地，萇弘之血，翰林倪元
璐筆也。六君子為副都楊漣、僉都左光斗、僕卿周朝

瑞御史袁化中副使顧大章暨大中而六皆同。逮同
死於獄者。

盧宜曰：宜司鐸嘉善，得與公孫允柎交。柎字交讓，
亦名下士，即周忠介以女字之者也。因見公被逮，
北上時手書年譜，悉公生平，又讀錢相國士升序
孝子集，載里人先夢公，今所御葬地，忠臣孝子坊
額金書煌煌，嗚呼！間氣所鍾，兆先見矣。
附記：臣鑿錄曰：魏忠賢欲招仕籍，姓魏者為宗
譜，誦之者多避居弟姪，行惟魏給事大中毀其帖，
以絕之。助教魏浣初亦不通名籍，遂除冷曹，宜謂
忠節公固壁立千仞，若仲雪先生亦可云不辱其
身以不辱其先者矣。

幸于業肆里人武夢公今視喻養此忠臣幸于世
 非上執于書平語悉公土平又驚途跡因士北京
 亦谷下士明風忠介以文字之清以因良公如數
 盡宜日宜同戰轟善特與公親介無交辨字文
 天仗難香
 辭喻良袁外中隔對顯大章聖大中而六替同
 辭喻良袁外中隔對顯大章聖大中而六替同

周忠毅公袁忠愍公合傳

奄難作周忠毅朝瑞袁忠愍化中抗疏糾抨咸受屠
 酷皆前六君子也朝瑞號衡臺臨清州人由進士授
 中書考選吏科值泰昌初即位朝瑞入垣甫四日即
 上慎初三要指畫多危戇上勿善也又請停止金花
 上益怒嚴旨降級調外天啓初復官轉禮科左夙與
 楊漣善移宮事力贊楊為防微杜漸計御史賈繼春
 言先帝彌留之日親諭羣臣以選侍有幼女歛獻情
 事臣子當調劑得宜毋使失所其言非不近情第繼

春素反覆爲清流所不與意亦騎牆觀望朝瑞遂劾
賈喜樹旌旗妄生題目互訐不已爲小人所側目又
叅輔臣沈某不避嫌怨遼事孔亟朝瑞請姑用熊廷
弼於山海謂邊塞之所恃者特一廷弼而兵部之早
夜圖謀思中傷之者亦獨一廷弼故反間廷弼之語
皆兵部之所喜變亂黑白以眩觀聽只要害一廷弼
不顧遺悞封疆語甚切直刑部員外徐某指朝瑞爲
黨朝瑞特糾徐鵬鶚悞國謂臣之計用廷弼乃苦廷
弼難廷弼想廷弼必不以爲德而某詆臣爲黨豈有

黨其人而置之危地者乎臣與廷弼從無一面實見
邊塞不可不慎交代不可不嚴方恨言之不盡而某
反謂臣言之多請留爲後驗幸而不中則社稷之福
也奄勢益橫不樂上御經筵傳旨暫停朝瑞具及時
講學疏謂經筵日講暫免之旨如出自聖意閣臣宜
引義力爭如阿奉中涓豈不聞人主當接見賢士大
夫况皇上冲齡志氣未定種種借叢皆堪覆國獨有
朝講不輟諸臣尚得瞻覲天顏庶幾展引裾之忠猶
可白指鹿之詐今常朝已借題傳免倘併經筵日講

一槩報罷。恐將來司馬門之報格不以奏。呂大防之
貶竟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疏入。客魏恨甚。時甫竊
魁柄。謂不立威無以杜言路之口。朝瑞前既請用廷
弼督理山海。因與徐某忤。至是復脩隙。媚奄指受賄
庇熊舉。封疆移宮二案。爲一網。清流之計。楊維垣復
從。而和之禍。遂燎原不可救矣。朝瑞已請假歸里。奄
矯旨先逮。汪文言下鎮撫司。打問理刑許顯純承奄
意。拷掠文言極刑。不服。乃採用楊維垣賈繼春等誣
叅語。自爲獄詞。與楊左五君子同逮。詔獄嚴訊。追賊

乙丑八月廿八日。與顧大章同飯。鎖頭郭元馳至云。
堂上請帶鎖。杻將同出。有劉鎖頭拽顧袖云。且還房。
不干爺事。內裏要周爺命。堂上者許顯純也。內裏者
魏忠賢也。郭元押至大監。用帛帶勒死。
化中字熙宇。武定人。由進士爲御史。不肯苟。同時好
以資望掌河南道。會崔呈秀差回考察。穢聲狼籍。掌
院高攀龍特疏糾之。削職去。化中實佐其啓事。呈秀
銜之。又繼憲副楊漣特叅忠賢。謂忠賢之惡。憲臣既
明。以入告矣。皇上卽念潛邸微勞。貸忠賢以不死。而

續表忠記 卷之二
彼且日日懼死懼死之念愈深將免死之術愈工其
狗黨狐羣失足於中者或憂禍之心轉迫將挺而走
險或騎虎之勢難下且教孫以升其毒不僅在縉紳
而在朝廷矣深宮大廷之內何可使多疑多懼之人
日侍左右而不急爲之處分乎若不及今裁抑直至
事敗求如神廟時馮保之下場亦不可得今或傲王
安例置之南海子或傲盧受例置之鳳陽祖陵至傳
應星等付法司問擬庶快朝野之心洩神人之忿疏
入奄恨甚必欲殺之晉撫缺會推太常卿謝應祥御

史陳某迎奄意論應祥昏髦矯旨會勘吏部坐御史
論人失實奄復矯旨以偏庇責部院而降吏科都魏
大中等化中亦降級調外奄怒不解織入封疆案坐
賊拷繫詔獄八月十九日子身在獄中關廟暗注大
監夜半顯純令獄卒斃之次日報病故奄誅顯純極
乃邀卹典南京諡朝瑞忠毅化中忠愍

李遜之三朝野記曰楊維垣在羣小中最爲反覆
逆焰燎原時爲之驅除正直伐異黨同不遺餘力
及天啓崩崇禎卽位忠賢掌東廠如故維垣於十
月十七日首具朝野望治方殷權臣欺擅久著疏
叅崔呈秀阿媚厥臣且云祖制不許上言大臣德
政何況內臣語侵忠賢又劾呈秀超遷吳淳夫受

丘志充金用腹心倪文煥躡陞弟疑秀爲浙江總
兵多所牽織思爲脫網計又忠賢曾以十萬金創
一佛刹延僧浴光爲主奄旣敗平時往來者俱絕
跡矣光獨延之一飯維垣卽疏叅之人盡爲光危
光挺身赴京維垣見之大驚曰卽師耶疏已上奈
何蓋前此曾求光薦引於奄光却之至是色沮恐
其吐實光殊無此意也含笑而已弘光時維垣復
希進用及金陵破乃狡置三棺云與二妾俱死將
假此遁去亦竟爲仇家所殺
盧宜曰媚奄而首與諸君子爲難者楊維垣賈繼
春也乃後之首攻崔呈秀以爲倖免計者卽此二
人思陵與輔臣語及賈繼春日惟其反覆所以爲
小人一語如見肺肝矣

顧裕愍公傳

經撫之獄起。刑部郎顧裕愍。大章秉讞持公。遂罹奄
禍云。大章號塵客。常熟人。父雲程。太常卿。大章少負
異才。與弟大韶。孳生有二。陸兩蘇之目。成進士。教授
常州郡庠。熊廷弼爲督學。御史持體嚴肅。稍不常意。
叱咤風生。甚者或予杖。大章執會典爭之。至聲色俱
厲。監司郡縣俱在代。爲悚惕。大章屹然不動。廷弼亦
無以難。大章反。加禮焉。御史某貪而恣。按臨常州。謁
聖後。例當講書。大章執卷而前。曰。諸生止。知訓詁不

足入聽教官願爲代講遂講鄙夫可與事君章闡發
曲盡舉座動色御史懾伏不能出氣陽羨方隸弟子
員大章一見深器其文念其寒周之甚篤陽羨旣貴
見大章頗有驕色遂絕之不與通入爲國子博士遷
儀曹郎與宗伯忤出爲泉州府推官移疾歸起歷刑
曹明習法比手批口決迎刃輒解天啓初政府召福
清未至南昌居首揆有間劉於葉者葉頗介介及劉
以言去國恩禮未周大章力言劉無他意得票擬從
優遼瀋之陷也獲內間二百餘飢寒瘕死莫敢問尚

存五十人公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况一官
乎卽日研訊論一人頌繫二人餘皆縱遣以久次調
禮部會有經撫之獄王司寇紀素才大章謂主讞非
大章不可留之在部楊鎬王化貞皆輦重賄投津要
希冀末減熊竟無所營求朝議咸欲辟熊而輕楊王
大章謂誅心則廷弼難輕宥論事則化貞實罪魁不
當同科應山諸公皆持此論奄黨大愠楊維垣遂出
疏叅大章受熊賄四萬代爲營脫大章疏辯謂行賄
應行於議釋之人不應行於定辟之人力持之兵部

尚書張鶴鳴行邊奏某內間事謂某遣家人交通降將詞連其族事甚具王尚書問諸司皆唯唯大章獨曰內間大事也主僕至親也豈有主遣其僕而姓名俱不知者况某已刑訊十餘次姓名終不能供甚不可解謂之信獄可乎王大笑蓋其實係無辜爲番役所誣也審畢王問降將之族當坐何罪諸司不能對大章曰據律應流後王奉譴侍郎楊東明署部事欲定讞以降將族當論斬大章直前曰降將之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期親論斬楊作色曰謀叛誅及三族

何論期親大章曰章所執乃大明律老先生所述乃漢律也讞乃定後熊王案大章卒定同辟已爲袒王者所側目而王尚書前率同官伏闕請誅奄其疏出大章手奄銜之甚遂入封疆案以鬻獄坐大章與楊左諸君子同下詔獄五人先後拷死大章亦以追賊脩受極刑慘毒異常許顯純煅煉成獄乃移刑部定招語大章曰爾十日後還到此比較毋得妄言我之是非卽言我亦不懼大章至部九月十三日在城隍廟會審慷慨對簿曰章奉旨定罪若辯是抗旨也若

不辯則欺本心欺天下後世且五人者皆前死矣借
章以實五人之招章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者誣服何
以見五人於地下乎諸公能昭雪此案則萬代瞻仰
不能○有○鎮○撫○原○招○在○夫○復○何○言○法○司○不○能○詰○依○舊○問
斬復責十五板還獄歎曰吾不可再辱矣呼酒與弟
大夏從弟大武訣飲藥未絕雉經而卒天啓乙丑九
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奄誅邀卹典南京諡裕愍
盧宜曰公入詔獄時獄中有黃芝生焉一莖六瓣
燦然有光芝瑞物也而生於犴狴間失其地矣君
子道消神告之矣

吳氏雙忠合傳

附御史夏之令後軍經歷張汶

逆奄魏忠賢矯詔杖殺吳御史裕中於午門又下誥
勅房吳中書懷賢於鎮撫司拷掠死裕中字某江夏
人由進士歷官御史素負強項聲時忠賢新用事閣
部臺省多奔走其門次輔貴池亦入奄幕方進遼東
傳於經筵殺熊廷弼蓋迎奄意以熊不肯附逆故又
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上盡發奄惡接踵彈射者章
滿公車熊與楊皆楚人也忠賢遂與楚人仇不解吳
御史又熊之姻家忠賢尤耿耿視貴池偶失奄意裕

中叅疏適入惶駭失魄求救於崔呈秀呈秀督三殿
大工奄至工所呈秀邀奄到中極殿西隅密語移時
奄領之去次日奉嚴旨於午門外着實杖裕中一百
棍爲民杖畢昇至寓死矣楚人皆以目語無敢頌其
冤者懷賢字齊仲休寧人故與裕中有宗誼見其死
慘甚心竊痛之每入直覩奄逆狀輒憤悶不平及見
楊漣疏註其旁曰當如任守忠例卽時安置適其族
工郎吳昌期以忤奄罷官懷賢遺書稱之有事極必
反反正不遠語頗流聞逆奄耳目偏長安織悉咸報

名曰打事件嘗有四人飲於酒樓一人者痛哭罵忠
賢三人者止之一人者更戟手罵曰忠賢雖惡豈能
剝吾皮耶偵事者尾其寓夜半忽一羣獍漢排闥縛
四人者去奄曰汝謂我不能剝汝皮耶姑試之命塗
以瀝青自頂達踵用小鐵椎遍敲其身皮盡脫其人
展轉叫號立致之死三人者皆驚仆良久乃甦各賜
壓驚銀一大錠而出其殘酷如此奄甥傅應星聞懷
賢語遽以告奄大怒徑遣校尉至寓綁縛懷賢及子
道升妾丘氏送東廠懷賢茫然莫解比對簿串入東

續表忠言 卷之二
林案內坐以謗訕朝政爲楊左餘黨懷賢曰使某得與楊左齊名亦復何恨撈掠備慘毒終不屈竟死詔獄同時有御史夏之令光山人進士天啓初巡視中城疏劾內草廠與羣奄閔事已解至是復窮治之下鎮撫司打問追贓後府經歷張汶亦疏叅忠賢咸被拷死奄誅俱邀贈卹

盧宜曰吳御史身爲進士又係楚人與江夏應山同遊地下可以不恨若吳中翰者雖於明哲之義未孚然視受國恩登兩榜而甘爲義子乾兒者相去又何如哉

萬忠貞公丁學士公夏太常公劉太僕公合傳

黃文忠道周於西湖作兩朝忠烈祠碑記載天啓中

蒙奄難者前後六七君子外又得萬忠貞璟丁學士

乾學夏太常嘉遇劉太僕鐸云璟號元白新建人由

進士授刑曹調工部專司鼓鑄銅斤匱乏爐座所出

無幾聞內官監貯有廢銅數百萬移文該監忠賢怒

不報謂外官何得稽查內庫復疏請忠賢矯旨格之

終不發泰昌慶陵爲期甚迫殿門銅樞紐冶鑄最艱

諸璫皆規避璟奉命督其事甫一月而功成偶過西

續表忠詩 卷之二
山見忠賢所自營生壙僭侈上擬至尊拊膺長歎疏
發其奸并及廢銅事累五千言字挾雷霆而句嚴斧
鉞謂忠賢性狡而貪膽粗而獐廕子姪則一世再世
賞奴隸則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數十命驅逐大
臣處置言官多至十數署近見忠賢所葬墳穴翁仲
簪朝冠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埒於
陵寢前列祠宇又建佛堂竭東南之物力冠西北之
旃檀曾不聞痛念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蒿目先
帝陵寢工費之無措於臣所請廢銅一事僅一引手

之勞可立救燃眉之急而把握利權罔知顧忌纖悉
不以假人盡內廷外廷之人止知有忠賢不復知有
皇上浸假而狐假虎威螾噴龍毒王振劉瑾之禍尚
忍言哉疏入忠賢大怒當是時副憲僉憲皆專疏糾
抨臺省彈文幾滿納言之署奄以楊左諸公人望所
繫不敢遽施侮虐姑先借曹郎以立威嚴旨廷杖一
百奄令羣豎從私邸拉至午門陰囑金吾尉必致之
死王體乾田爾耕喝令重打屢換打手尚嫌其輕杖
畢倒拖而出又伏小璫於外槌擊錐刺遍體流血且

腫色如墨人咸不忍見聞踰四日死崇禎贈太常少
卿予卹典且特諭曰萬璟寃死堪憐解到誣坐賊銀
三百兩給還家屬以旌忠直南京追諡忠貞

乾學字天行號自庵山陰人附籍宛平成進士爲檢
討甲子典試江西奄焰方張欲抨之念詞臣無言責
而中外擊奄者多不勝憤激於中以試錄代彈文於
第三程策內言中旨頻頒緹騎四出今且通國爭之
而不勝天下事變寧可預料漢用曹節王甫而張角
之兵起唐用仇士良劉季述而黃巢之亂興本朝汪

直劉瑾之禍釀之有端去之有術其不可用罔明甚
東陽之委蛇旣未可爲劉謝之潔已亦豈得策而韓
文之聲大義未可盡非乎顧何以如楊一清卒清君
側之奸乎奄聞之怒甚矯旨與各省考官方逢年顧
錫疇等於試題含規諷者皆削職忠賢猶銜恨不置
而家在長安奸黨高守謙藉金吾勢恐喝索賂乾學
叱曰我以忠直得罪死生惟上命肯以賄免耶諸奸
揣忠賢怒未解忽擁數十人口稱緹騎掩捕悉掠家
資去已乃知其僞憤鬱而卒奄誅子聖肇頌寃下法

司嚴訊置守謙於法卹贈如例或云忠賢命守謙詐傳駕帖立時勒死聖肇妻山陰王思任女玉映爲詩紀其事

嘉遇字正甫華亭人由進士初授保定府推官以廉直稱行取授禮部主事素與鄒之麟善之麟後以忤元趙去其黨諷嘉遇一至其門卽擢臺省不爲動遂尼之不得與考選又屢疏攻首輔方某并及元趙言元某謂臣震撼正人正人今日豈無然元某決非正人也未有正人而但識私恩不以格君樹人之道規

其師而以媚主蔽賢之術導其師以致天怒人怨喪師蹙國正人之得名若是其捷正人之收功若是其舛亦無貴於正人矣時元趙爲首輔門人主持東黨其勢甚橫嘉遇疏凡六上首輔不安其位去而元趙亦因此不振未幾改南銓高邑爲冢宰調北部以員外署選事亦服其秉正不阿也而奄黨忌之益甚借會推晉撫事與羣賢並去乙丑五月與六君子逮赴詔獄許顯純酷刑坐賊擬以城旦旋鬱鬱發病卒嘉遇自歸田後家酷貧賃一園以寄跡卒之日篋無餘

衣榻止殘編咸惜未竟其用孫相國承宗有詩哭之
曰未刷鳳凰羽翻成鷹隼猜其爲名賢所重如此崇
禎改元贈太常卿

鐸號河初廬陵人始祖剪官大行忤時宰遣使絕域
不屈遇害再傳文懿公宣忠愍公球皆以文章節義
顯鐸生而鳳目頰顏聰穎絕倫間好書法繪事有神
童之目由進士初授西曹煮粥置藁以恤囚全活甚
衆賚帑金使陝西道遇劫鐸單騎直前賊遙望驚爲
關壯繆護持悉遁去蓋懾其儀表也俸滿出守揚州

心傷朝政賦詩有揚域君恩重陰霾國事非之句書
僧本福扇頭爲邏者所得邑紳倪文煥奄之義子也
居鄉恣侈憚鐸掣其肘喉奄矯旨逮問鐸坦然不改
常度揚人以縑素乞書者應之不倦士民數百人悲
號叩闔刑部侍郎沈演謂聖朝不以語言文字殺人
豈可以將毋同之字跡成莫須有之公案讞上得釋
在京候補先是鐸下獄時與勳戚李承恩御史方震
孺善承恩者以擅用龍袍擬斬而震孺則以按遼擬
戍者也承恩當熟審期意莫申冤曾謀之鐸會鐸事

白得釋將仍赴揚州任途遇承恩之子復申前請鐸
託同年溫國奇轉懇尚書徐兆魁事覺為厥疏所糾
罷兆魁國奇復逮鐸并僕劉富鐸在獄以青詞自禱
理刑張體乾知奄恨鐸遂誣與假官曾雲龍同謀倩
道士方景陽咒咀厥臣酷煨景陽誣服景陽實不識
鐸兩造亦未嘗面質皆空中羅織也景陽已斃獄底
刑部尚書薛某承順奄意竟擬鐸立斬景陽戮屍劉
富曾雲龍擬絞庭審時鐸再三折辯薛曰當此時只
管自己功名那管别人性命鐸曰一時富貴有限千

秋清議難逃薛大恨之獄決張體乾谷應選皆以緝
捕功受陞賞奄誅獲昭雪贈太僕卿定逆案薛某以
殺鐸媚逆辟抵并辟張體乾

趙吉士曰湖山蒼蒼湖水悠悠兩間浩氣何春何
秋腐尹操割正直是讐卓哉諸公碧化丹留
盧宜日觀灼中志所載李允貞籍沒家產進過八
萬兩迫交六萬兩又行賄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
三奄不敢收進之御前共十五萬兩其各項花費
掌家侵吞屋下隱埋逃僕誑拐入獄被騙者不與
焉一奄如此則忠賢之首惡不知尚多幾倍而羣
奄分婪者又不知幾何帑藏安得而不空民生又
安得而不匱耶深居九重而視天夢夢良可歎也
附記張烈士者失其名字九也江寧諸生年將
三十力學好奇丁卯夏璫禍熾競傳僭革矣烈士
自愧不能作徐翟又耻事羿莽狂吟江畔脫衣冠

入水死吳興茅元儀紀其事復爲詩弔之曰祖宗
累葉士風淳死國於君別樣新以爾白衣酬注意
補鍋未必受恩人

兩廣總督何公傳

語云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於何總督士晉益信

士晉號武莪宜興人宋丞相執中之裔父爲族讐培

擊幾斃復陷之於獄甫輸贖而死士晉年九歲讐且

甘心殺之龔杜後患繼母吳保抱維持備歷苦辛士

晉亦善體母意深自晦匿歲飢母躬親耕織爲鄰家

傭女紅每夜子母共篝一燈母織子讀漏必三四下

無間寒暑終不敢出一呷唔聲懼爲讐所覺也弱冠

登萬曆甲午賢書母隨病臨訣始出所藏血衣授士

晉當是時讐勢方張懼其跳軀倖脫復飲泣三載專
意揣摩戊戌成進士卽乞假歸鳴冤當道卒置讐於
理稱何孝子初李寧波能治劇再調杭郡超拜給事
中萬曆在御久倦於勤鄭貴妃寵專夕日夜媒孽皇
長子異立其子後封福王者幸外庭持之堅方猶豫
未決而張差挺擊之變起提牢主事王之寀鈞得其
隱謂內侍龐保劉成使之而詞連戚畹鄭國泰并及
貴妃獄未竟越宿而張差中毒啞不能言人言益洶
洶廷臣亦有袒貴妃者亦有緘默持兩端者士晉獨

頌言攻之連上安國本消宮釁四疏謂皇太子自冊
立以來告之天地祖宗則天地祖宗式憑之矣告之
百官兆庶則百官兆庶翼戴之矣告之九彝八蠻則
九彝八蠻拱向之矣當此之時雖內有衽席之私恩
外有戚畹之仗助叅以公孫侂之謀挾以中常侍之
黨日令荆軻聶政與東宮爲難天下人心其誰與之
祇足取赤族誅而爲萬世笑耳故東宮安則各宮安
諸藩安海內俱安東宮危則各宮危諸藩危海內俱
危今當東宮震驚之後人心覬望之時亟宜下法司

明正其罪以謝九廟之靈并諭東宮慎起居嚴侍衛
凡與椒房之列者俱令分任其責又請令鄭國泰自
具一疏嗣後凡皇長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令國泰
保護稍有疎虞即便坐罪庶人心帖服永無他慮讀
其疏者寒毛起粟謂禍且不測幸帝諒其忠疏又切
直明快心亦動乃御慈寧宮召輔臣卿寺臺諫諭以
保愛東宮至意令速決張差并斃龐保劉成於內遂
以風顛竟其獄士晉已黜江西主考忌者乃倡元功
奇貨之說借中旨外轉督浙江驛傳而皇長子竟不

廢得立爲皇太子一時直聲震天下屢進巡撫廣西
粵人德之立生祠與王新建並祀再進總督兩廣逆
奄竊魁柄士晉爲正人領袖心猶忌之前主風顛者
俱起列要地且以黨護王之案合謀傾士晉羅織封
疆案內擬與楊左諸君子同逮矣特以士晉握重兵
於邊方懼與晉陽之甲不敢遽遣緹騎而左光斗從
獄中刺血作書縛於家僕股走粵東報士晉蓋光斗
與士晉交最篤自知必死馳書訣別也士晉得書悲
憤欲絕誓與俱死將奏請掛冠歸獄於京師而奄黨

御史梁夢環叅士晉門戶巨魁日謀翻局奄卽矯旨
削奪得報疾馳至金陵聞楊左諸君子已同斃詔獄
知時事不可爲遂仰藥而卒猶列名三朝要典之首
坐賊嚴追逮長子繫獄崇禎登極知其冤悉蠲所坐
賊仍復官加贈兵部尚書祭葬廕子恩典甚渥士晉
盡節時其所報讐家猶耿耿視士晉懼罹籍沒讐且
乘間覆巢不敢盡室歸里治命長君扶柩回宜興而
潛遣側室攜所育仲季兩孤託於嘉善之周宗文錢
士晉皆浙闈分較時所得士也兩人已成進士登仕

版聞變毅然以嬰白自許急操小舟往迎如母而送
奉之於家兩人又密籌曰吾師留丹將碧而闖孽未
刻兩世兄年漸長矣不及時授室勉之成立吾輩一
旦隨朝露恐吾師之祀淪於若敖也何以見吾師於
地下因各以其女女兩孤當是時兩人者已稱丈人
行矣然不敢以姻婭故失師生之禮也每月朔望如
母在錢則宗文必具冠帶登堂肅揖問起居而退若
在周士晉亦如之終其身未之或間也兩人之古道
如此

續表尺言 卷之二
盧宜日宜司鐸嘉善庠生何華元卽武莪公之孫
周太僕之甥孫也爲宜言其始末甚悉惟公之卒
也華元獨云仰藥他書旣皆不載而公之家傳亦
僅云遂卒於難想當時諱言之華元諒不誣其祖
也并記之

巡撫方公傳

明天啓中諸君子死奄禍者前後趾相錯御史方震
孺與給事惠世揚皆奄所必欲死之者適有天幸卒
不死相繼出獄門而震孺尤稱元佑完人震孺字孩
未原籍桐城後移壽州母孔孺人懷娠時夢正學先
生至其家因命今名幼穎異舉體肌肉皆香萬曆癸
丑成進士初授福建沙縣令兩舉卓異入爲侍御史
震孺夙以經濟自許尤長於奏議愷摯似陸宣公明
快似蘇端明每一疏出長安爭傳誦之首請開門戶

之禁劾閱科壽張險幻貽悞封疆言挺擊一案使張
差而果癩人也何以不癩於他所而手持棗棍敢深
入元子之宮先帝之危且在五步之內雖骨月間原
不可無調停之法但不當因調停而遂謂論奸者盡
小人使挺擊之奸他爲烏有也東林中原多依草附
木之徒但不當因不肖以及賢而遂爲竭澤之漁瓜
蔓之抄舉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諸賢羅而錮之也
又言使乾清而久居選侍則至尊當避居於何地使
貴妃而久處慈寧則孝端必怨恫於無棲且傳宮闈

之線索豈盡虛空兼以佳冶之薰蒸慘於挺刃近以
中旨之傳宣恐蹈斜封之隱禍疏上名大起然奄黨
之銜恨者深矣遼左孔亟自請犒師言臣本柔脆書
生當此炎炎烈日之中猶有熱血黃砂之想凡以激
忠臣義士專心東向耳天啓元年六月命賫金幣出
關賞卹將士疏言河六不足恃遼十有可乘我以河
爲界則士氣先頽以撫順爲界則人心自奮榆關一
路豈能卽鎖薊門若靠三岔作家則人且聞鼓聲而
遁矣是時三岔以西四百里無人烟衆裹足莫前震

孺獨慨然就道當寧聞其丰采遂命巡按遼東且監紀軍事比受命日陳師對壘居不廬食不火廷羸無人狀而意氣益勵相持七月感憤時事疏言廣寧情形毋論戰不成戰併亦守不成守又言山海無外衛宜駐兵中前以爲山海眼目今經撫心同手異疆事必致大壞後皆一一不爽壬戌正月差滿候代回前屯造冊

大兵夜渡三岔河巡撫王化貞棄廣寧走大帥擁殘兵駐覺華島尚存米豆二十餘萬人民數萬震孺痛

哭曰天下安危在此一着若媾島兵以攻榆關豈有幸哉率都司張國卿親自航海責以大義挾之而歸自杜松劉鋹三路敗衄後大帥擁重兵者風鶴入耳卽振策先奔廣寧陷沒堅城劇屯竹破草偃經撫不敢駐寧前鼠竄入關獨震孺以一書生往來蛟宮鯨窟中人皆爲之寒心而奄黨反操白簡隨其後矣時經撫互訐震孺右經而絀撫遂與奄忤奄黨劾其攘差下部院議總憲鄒元標奮筆曰方御史保全山海無過且有社稷功而科臣郭某遂借道學以攻總憲

鄒去震孺亦乞歸乙丑郭再劾震孺河西賊私黨庇
熊廷弼失陷封疆矯旨逮問緹騎至所居不戒於火
長安傳其死矣震孺慨然卽訊坐贓六千四百兩日
一杖比弟震仲震鼎拮据誣金甫竣而揚州守劉鐸
之獄起株引及震孺并擬辟至秋決時次早當赴市
曹夜半忽傳皇長子生得免奄猶日遣人伺其動靜
震孺處之怡然踞一土坑日讀書賦詩獄卒某時佐
飲啜疑而詢之曰此我妻某氏聞公忠臣手治以獻
者也因賦羅刹成佛詩以紀之丁卯八月作易序年

譜以待駕帖會天啓崩得釋科道交薦而政府有索
賄者笑曰使方子而肯行賄魏璫時九列矣拂衣竟
歸癸酉甲戌間流寇攻壽州父老子弟環向而泣遂
毅然獨任城守事萬衆肉薄攻城震孺冒矢石殪巨
魁賊乃駭遁撫軍史可法上其功僅補廣西叅議有
叛將踞廉州總督沈猶龍檄震孺單騎往撫叛者愕
然曰此巡按遼東方御史也遂降晉巡撫廣西蓋崇
禎特簡云旣而燕京陷南都立無意復仇震孺痛哭
拜疏馬阮尼之病遽不起易簣時索筆題詩有麻衣

如雪見先生之句蓋志實未伸云長子至樸仲子維馨維馨仕閩署瑞金篆上封事曰蕭王爲將而不爲天子此光武所以中興也宋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以爲名言

大兵南下走南雄乙酉嘔血而卒子居易髮方覆額亦死之

趙吉士曰惠當刑部堂審時徐御史問曰汝常謂崔少老爲小人今果是小人否惠曰君等見地高明或以爲君子世揚愚昧到底只認是小人聞者大噓嗚呼使惠於是時而五日不汗不且與方侍御同壽千載哉惜乎屈膝逆闖遂與武愷鞏煇等同類而爲人所唾也不亦悲夫

盧宜曰奄黨以攘差誣公復誣公受賄庇熊又誣公望風先逃賄逃二案固不辯自明即以攘差論巡按之差人所攘也若遼東巡按之差不獨人所不敢攘方且百計求脫避之惟恐不速而公獨以此坐罪當事之黑白混淆尚可信耶

父○不○食○死○第○血○死○神○語○曰○建○城○旂○於○魏○獨○有○忠

臣孝子之褒尤焜耀一世云孝子名學海字子敬幼

亦死之

越古士曰惠當刑部堂審時徐御史問曰汝常謂
此坐罪當事也黑白既前尚何言耶君等見地高
不煩對也且百情未與幾之非恐不敷而公隨以
淡辨之美人西對也昔登東淡辨之善不識人而
公望風決然謂也二案固不釋自與唱以對善備
盡宜曰奔黨以對善備公受謝到煎又

魏孝子傳

附鹿太公正

鄰人劉啓先

魏孝子者魏大中之長子也。大中以奄死孝子以痛
父不食死。崇禎卹死禍諸臣建坊旌表於魏。獨有忠
臣孝子之褒。尤焜耀一世。云孝子名學泮字子敬幼
穎異有至性書過目輒成誦年十六補博學弟子兼
善詩古文名甚噪九歲時赴外塾為負布花者擠墜
橋下右股折母錢氏病疽方劇告父曰當一意醫母
勿醫我既接骨仰臥者數十日睡中有呻吟聲醒則
愉愉如無病者日看陶詩自娛安父母心也。大中既

貴廉於官仍授徒養母甲子大中長吏垣益以激揚
爲已任時衆正盈廷天下想望太平學淨喟然歎曰
無根之花其能久乎自里中奉書以閒居樂志爲諷
大中得書歎曰豈不懷歸勢不能獨潔耳聞者咸服
學淨之知幾不待璫焰之烈也及就逮學淨躡踊欲
從大中呵曰我死分耳父子俱碎毋爲也學淨陽遵
父命陰先檻車而馳告急於定興鹿太公太公者進
士鹿善繼之父名正與容城孫孝廉竒逢於大中有
舊好且皆慷慨尚義以俠聞善繼方佐督師孫承宗

幕太公命孫化麟孫使弟竒彥走關門上書閣部閣
部因巡視薊門請入覲奠於陛見時求貸諸君子逆
黨懼閣部提兵清君側忠賢遶御榻而號夜半嚴旨
阻之追賍益急太公與孝廉家素貧百計捐募學淨
必欲入京伺動靜乃變姓名爲金子陶孫仲弟竒遇
偕之入京師邏者如織暫留良鄉觀變使其僕過錦
衣王涖民王曰令汝小主人自來是誠在我他任良
鄉某處我盡知之但戒緝事諸役使勿洩耳學淨潛
過王得料理橐餽先是大中被逮其鄰劉啓先灑泣

請爲家僕以從。凡追比輸金，皆劉擎以入學。泚欲代其役，一見父劉微，以告大中，急揮之以事，露必無生理也。七月二十四日，劉入錦衣輪金，大中不復能坐，起，桎梏仆堂下。劉膝行而前，見額帕垂覆面，整之背，半露，掩之。蠅螞腐膚，驅之。氣半不續，微曰：捉我兒逸去。劉不覺失聲哭，隸卒呵之出學。泚聞之，痛絕而甦。大中竟盆死獄中。學泚扶視歸途，中晝夜哭不絕聲。聞者無不泣下，爭欲識之。轉相告曰：此浙江嘉善魏公子真孝子也。抵家，家人進食，拊膺慟曰：我父獄中。

誰爲進之食者，竟不食死。崇禎登極，特蒙優卹，附祠建坊以旌之。

趙吉士曰：明運百六柄授奄腐謁者，有兒鬚眉無父而忠孝獨萃於一門，烈矣若鹿氏一堂三世孫氏兄弟三人，誠燕趙之士哉。至於捐金赴義而顯純宗族，亦多與焉。人心固不死也。

